

百家批註  
新式標點

大字綱鑑易知錄



己亥六月杜就四著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綱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五見

神威軍

一卷八。日神威軍。自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綱六月徵陽城為諫

議大夫。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舉行著聞，既曰目城夏縣。今山西平陽府夏縣。人以舉行著聞。隱居柳

李泌薦

谷。實贊云，未詳處所。李泌薦之。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魂入聲，見四二卷十。綱十一

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見五一卷三。以咸安公主歸之。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寶參同平章事。綱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

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

權者相不可言以君相命

鄧侯以代竇董自

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德宗年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卷三。此蓋天

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

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一卷八。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

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

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

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二）**致堂胡

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故擲不知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身履者見

而以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邪？是直大言以蓋其猶默充位之咎耳。」**（三）**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樂○今河

南，彰德府臨漳縣。侯李泌卒。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四）**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贄參惡之也。**（五）**致堂胡

陸贄乃  
天民

喜鵲

陸贄論  
臺省長  
官舉周

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辭職，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庶之，正謂長海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法

長源，李  
泌字。

綱王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別駕。竇

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

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

玄死。綱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

書，異日考其殿顯去。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

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

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

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

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后。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

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



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

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離再三辦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宜守者，不得其職，尙當求去，况宰相乎？

綱平

盧見五三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

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見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

「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覽。」上

不從。贄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致堂胡氏曰）比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姦陰日進，陽道將利，不可遏隱論

也，而贊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姦邪俱易，卦名。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

綱八月，遣使宣撫諸道。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害大，此其害陸贄以大水，請遣使

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詭

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且今遣使巡

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見上卷貢賦

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

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三年，晉饑，惠公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而况

陸贄延齡裴延齡是四惡贊再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秦穆救晉讎敵

敬輿真  
徒洩之

初稅茶

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

諸道。致堂胡氏曰：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從未有知反其說，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近也。

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

敬輿陸，敬輿之學，其真洩之徒歟？

致字。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時關輔饑，江淮水潦，陸贄請

糴運米，以濟江淮，和糴以足

邊儲，詔行其策，邊備浸充。冬十一月，貶姜公輔為吉州安府。

別駕。姜公輔久不

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

去

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

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

參。

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書初何？謹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備審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形。是故作兩稅法書始，行間架陌錢書初，立稅茶法書

初，皆罪其始為民害也。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

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

救水旱也。三月，貶竇參為驪州司馬，尋賜死。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

刺史及參貶。

見上

汴州。

今河南開封府。

節度使劉士寧遺。

去聲

參絹五十四，巽奏參交

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

見五三

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

陸贄諫殺寶參

辭見五三。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

不細，乃更貶參驩州今安南國，又安府，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

路，竇申杖殺世傳陸贄與，有憾於寶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度，度

陸贄以直報怨

路，竇申杖殺世傳陸贄與，有憾於寶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度，度

綱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綱秋七月，詔宰相送秉

筆，以處政事。綱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

宰相送秉筆

德」故事，宰相送秉筆，旬日一易謂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乘憲承旨，旬日而更。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綱遂昌尹氏曰：宰相賴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曷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是言，獨

賈耽與趙憬並駕耳，贊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綱置欠負，耗耗本，剩本。染練庫

置欠負，耗染練庫

從戶部侍郎裴延齡之謀也。綱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見上卷忠武王李晟卒。綱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贊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

侍殿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綱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上卷節度使李抱真卒。度使，賜名處休。綱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綱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贄罷，為太子賓客。綱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

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霽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真○明也。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任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上欲修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

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爲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允、司農卿李銛，微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爲太子賓客。

趙憬附  
勢延齡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裴延齡譖李允、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sub>見上</sub>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

諫論爭

陽城等  
門守延英

張萬福  
名重天  
下重天  
陽城欲  
壞白麻

陽城有  
待而為

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贊為忠州。見五三卷三。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

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靜死

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

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

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

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去延英名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

罪之。太子為去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

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紙寫制。

壞怪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上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

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華陽范

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妻延齡為相，救

亦甚。故。綱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自坐言裴延齡故也。綱八月，司徒侍中北

平今國名水莊武王馬燧卒

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竇文瑒明霍僊鳴為護軍中尉。日初上置六統軍。視

也。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瑒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

學士鄭綱因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籠文瑒邪」遂

為著令也。上乃謂文瑒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勝我

為之矣」文瑒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官也。朕得卿言

方寤耳」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日初上以奉天見五三卷九。窘乏故還宮以來專

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或方或亦云「用度羨

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

兼江西節度使在江西治江西南有月進韋臯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有日進其後常州見上刺

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欵見五三判官嚴綬掌

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卷進奉自綬始。閏秋八月趙憬

卒。閏九月裴延齡卒。日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閏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

鄭綱諫  
麻官降

稅外方

月進日

章事。目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目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目先是宮中市外閒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連年也，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望街市之中以左右望，故稱。數百人，抑買

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繪，情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今江南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見上。蘇弁使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見十四卷一。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綱以姚南仲為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滑縣。節度使。

綱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九月，以于頔狄為山南東道治海廣義陽府。節度使。綱吳少誠見八卷第八。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州刺

史。目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



陽城治  
民如治  
家如治  
樞字心  
勞微科  
政拙

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朔加誚讓城自署其考

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

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

去

綱己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

書令威寧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王渾瑊卒諡忠武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于七道兵皆受節度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綱義成見上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

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

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

珍輩何可勝升數上雖使羊杜羊祜杜預見二九卷九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

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綱五月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綱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見上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

南之志。誣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去之流端州。今廣東肇慶府。頤復奏洪責太

重，上復以洪為吉州。見上。長史又怒叛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頤怒已解，復

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綱徐見上。泗今江南鳳陽府泗州。濠鳳陽府。節度使張建封卒，綱以

張愔為徐州團練使。目張愔建封子。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使杜

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

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綱以李藩為祕書郎。目初，張建封之疾

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見上。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

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

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

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

邪？」即除祕書郎。綱秋七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實黃云未詳處所。全義大敗，走保

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綱九月，貶鄭餘慶為彬州。見九卷。司馬目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正

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綱以齊抗同平章事。綱冬

杜佑素重李藩  
李藩儀度安雅

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

罷。○冬，十月，崔損卒。○十一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綱：韓愈為陽山

令。○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

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

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綱：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太子疾不書，此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增疾，非小

目初，翰林待詔見四九卷王伾不善書，王叔文、善柔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

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見事，曰：「寡人方欲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

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

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

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

韓愈諫  
貶稅坐

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僭位太子，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瘡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制，以安社稷，亦足爲賢矣。

乙酉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永貞元年。

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見下不然，必大亂。一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乃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卽位。

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昭容婦官名，九之一。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綱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王伾寢陋也。吳語，故吳語。

綱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王伾寢陋也。吳語，故吳語。



王叔文  
獨有憂  
色

杜黃裳  
怒執  
陸

使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論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丙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圖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自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今江蘇揚州府王淳英睿，胃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據○點頭以應之也之，乃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蛤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懼而去。質卽淳也。避太子名改

陸淳有  
功於春  
秋

不買鄭  
病

太子臆  
上

獻宗却

之。明。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哉。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

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此。陸淳字伯沖，為春秋，師事趙匡，助，盡傳

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罕聞知所對耳。陸二家之學，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

。私謚曰文通先生，八司馬，劉禹錫，程異，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

，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文也。夏六月，韋阜表請太子監國。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

。於是朝臣皆徵叔文，無能言者，皇以西川遠鎮，獨表請焉。唐之不危，韋臯力也，特書之。

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應。○天子

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柳。紊紀綱，

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

俄而荆南。今湖廣荆。裴均，河東。今山西太。嚴綬。貞元十六年，綬為

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綱秋七月，太子監國。○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

珣瑜高郢罷。綱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今四川，縣。司馬

叔文為渝州。今四川。夔府。司戶。目。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綱太子即位。目。憲宗初

即位，昇平。見五二。卷六。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荆南獻一

所費惟

湖州江

日歷之  
考始此

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

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南康忠武王韋臯卒。南康某節度使恆

也，此其不引西川節度何？不以韋臯夷於諸鎮也。臯在遠海，疑及祀

禮，表清太子監國，豈他類比哉。綱目事歸，書臯，所以表喜之也。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目西川

上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

中。綱朗州今湖南常德江漲障○水泛目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平章事，綱始令史官

撰日歷。目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志時栢之說也。日歷云者，猶避草云爾，而謂之筆，書

賈耽卒。綱葬崇陵。在西安府，潭陽縣蓮峨山。綱貶韋執誼為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綱貶袁滋為吉州

刺史。目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

為御史中丞。綱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異為諸州司馬。再貶多矣，亦有再再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見上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目上以初即位，力未

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

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今四川瀘州。綱以鄭



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初名淳，更名純，憲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歲。○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業，惜哉。

綱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綱劉闢反，命神策

見上

一行營節

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

綱闢既得旌節，志益驕。

求兼領三川。

西川，東川，漢川。○漢川，今陝西漢中府。

上

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節東川見上。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

殺。但數礮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吐之曰：「豎

汝

子，當斬即斬。我頸

豈汝砥

紙

石邪？」

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

以為蜀

今四川成都府，四川節度治也。

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闢狂戇

擢○愚也。

書生，取之如拾芥

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

與兵馬使李元珍、河南西道嚴礮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

實寶二來詳處所。

練卒五千，常

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

寄舍也。

折人匙

時

筋者

高崇文軍法

我頭豈汝砥石  
杜黃裳獨曰  
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  
闢狂戇也  
書生取之如拾芥

杜黃裳  
藩鎮制

衡石程  
書

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苟安也。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河北。皆黃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晉表鑿空請解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見二八卷四。隋文帝衛士傳餐，見四三卷五。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見韋丹

至漢中見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見綴抽聯聯其士心必能有功

故有是命綱策試制舉之士綱於是元稹影獨孤郁白居易蕭俛影沈傅師出

焉綱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弊問

精求多聞有學行者令先薦所舉召至殿庭親策以當世之急其策揚泚汰見可采則就加任使則與僚之才不困於策揚泚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四二卷五綱以李巽為度支

見上二鹽鐵轉運使綱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見五三卷二之後居職者莫能繼

之巽舉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見比

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綱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

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類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

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籠口而不

出也易坤卦四爻括囊元咎元譽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

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見四二卷第十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

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

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况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自官以次復正

策試制

元稹請

高崇文  
平

不獻文  
妾

牙同衙○正。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伋文王匡，王叔文。為戒，早擇修正之。

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綱鄭蘇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綱六月。高崇文破鹿頭在成郡府。連戰皆捷。綱秋七月。葬豐陵在西女府，平縣金邊山。綱八月。

平盧見上。節度使李師古卒。師古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

以為帥，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綱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綱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

關，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

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在成都府。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

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見上卷。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

肆不驚，秋毫無犯。闢同音，音咸，上聲。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妾上。餘無所問，命軍

府事，一遵韋南康見上。故事，從容指搆，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

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

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

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關至長安并族黨

悉誅之綱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尖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

下者有石方是御宇不可不盡不至何勝渤也。以帝為可與言款不當不至不至矣是不可言至也。上而朝政得失輒空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為拾遺其意微矣。目渤辭疾不至

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綱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見上節度使柳晟為山

南西道在勝西漢節度使綱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直者為左神策見上中尉綱回鶻

見上入貢大狄入貢不悉書此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是置目始以摩尼浮屠道人之稱偕來置寺

處之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目黃裳有經濟大略而

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目吉甫謂中書舍

人裴垪忌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

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去我言之」垪取筆疏去三十餘

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綱致堂胡氏曰李吉甫不

列於陸敬輿能忘繼芥之憾於裴垪能輪訪問之細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得在端亮之

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性樂可少替邪。綱夏四月

吉甫高致

李吉甫以進賢報德

憲宗崇信異端始此

李錡奇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夏去年三月夏綏留後。樞密琳拒命討之。夏今陝西寧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蜀

劉旣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見上卷第九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

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

海一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

五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屬籍遣淮南治江南揚州府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以討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見五二卷七節度使目高崇文在蜀基年謂

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

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綱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目有

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垙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

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治杭州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綱以白居易

為翰林學士目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綱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善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垙以人物，上

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望也。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白居易  
作樂府  
規諷  
李吉甫  
上元和  
國計簿

綱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

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

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與裴君覆策而不自言，

上不得已，罷埴，貶貫之。巴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刺史涯、虢州見上卷第六。司馬於陵、嶺南見上卷第十。節

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唐末，黨禍起於此。綱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

庶子。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

「昔姚南仲為僕射，即宗物，為右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

幸者。」坦尋改右庶子。綱秋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

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見五三卷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

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埴同平章事。埴雖以李吉

甫故罷埴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

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埴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埴為理

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埴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

唐末黨  
始此

盧坦不  
價

裴埴不  
私故人

裴瑒  
官事談

垣厚遇之其人乘閒閑○乘空求京兆判司自曰「公才不稱去此官垣不敢以私

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有獨賞之

綱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目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

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賜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綱

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目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瑒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

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綱致堂胡氏曰裴瑒論事諫官。喜批敕給

能爾。觀垣告靈宗正心之言，則知二月成德軍名，治直隸定府。節度使王士真武俊子。卒綱子承宗自

為留後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綱

閏月立鄧見上王寧為皇太子綱夏四月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目上欲

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李絳曰

「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

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渴軍旅之事恐



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軍名，治西洛安府。節度使盧從史

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

將軍。闕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

臨賀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見九卷。尉徐晦獨至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與別權德

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

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

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乎？」闕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見五三卷六。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

使，德州刺史薛昌執為保信。軍名，治德州。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闕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闕十一

月，彰義即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卒。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

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

卷五六

徐臨不  
賀楊臨

唐紀

憲宗皇帝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見五十二。束鹿。

今直隸保定府東也。 綱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綱貶元稹為江陵見四十六。士曹。河南

今河南河內府，即東原也。 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

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繫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

之。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

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上不聽。綱致堂胡氏曰。元稹論事忠直勤切。一為內

稹。綱。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雖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過歟。 綱二月。以吳少陽為淮西見上卷。蔡州。 留後。綱吐

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自盧從史陰與王承宗

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為去言君臣之義。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

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

江陵

吐突承  
瑊承  
史執

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瑊乃召從史入營

與博。身敵則  
雙陸。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身七卷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

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

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今河南懷慶  
府孟縣。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

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爲驪州。見上司馬。綱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

爵，加劉濟中書令。綱九月，罷吐突承瑊爲軍器使。承瑊討承宗無功，裴君手  
絳多罷之，中外相賀。綱以權德

輿同平常事。自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

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綱冬十一月，裴瑒罷爲兵部尙書。瑒得風疾  
，上甚憐

惜之。綱十二月，以呂元膺爲鄂鄂州，今湖北  
密武昌府。岳岳州，今湖  
南岳州府。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

已鎖守者不爲去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僞？雖中丞亦不

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綱以李絳爲中書舍人。自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

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

憲宗  
李絳  
罷

李絳  
忠臣

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  
「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在西安府城南，唐苑中。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綱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綱二月，李藩能為太子詹事。目上嘗與宰相語及卿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綱以李絳為戶部侍郎。目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

李絳不  
進羨餘  
西庫移

梁悅報  
父仇

韓愈復  
讎讎

皇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夏四月，以盧坦

判度支。見七。○**綱**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誠善，張琇，善報父讎，此亦父讎也，不書父何？復父讎義也，而望，琇，兄弟皆死，

且开已事多。引包父讎，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今是丈而流之矣，無讎焉故略之。 **目** 富平。今陝西西女府富平縣。 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

自詣縣請罪，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櫜弓，子夏問於孔子曰，是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

下也。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識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

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

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

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

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

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目** 冬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

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

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

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謂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也。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

李絳真宰相

不可謂安。

見十一卷第十。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

扇平

近接涇

隴。

見五三卷九。

烽火。

見四四卷六。

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

晝

食之

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

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

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

」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

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

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

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

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

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綱太子寧卒。綱大稔，自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

錢者。綱王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綱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

李絳不私同年

延英論治道

甫欲自託於承權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

年許李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廊今陝西延安府鄜州坊坊州今延安府中部縣專作威福明日上以

詰之絳曰一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

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一上曰

善遂趣促義方之官綱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綱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

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綱五

月詔蠲淮浙租賦以淮浙去歲水旱為災故也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

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宦官耳故樂與卿

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綱秋七月立遂遂州今四川潼川州遂寧縣王恆為皇太子

綱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緒之子卒綱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博昌府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

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

李絳  
符契

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曰：「善。」綱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綱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乞明旦卽降白麻。見上卷。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



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心。」其上從之。

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輿感恩流涕，士衆鼓舞。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

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

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

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

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魏、博、相、衛、磁、洛、俱見五二卷一。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

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

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見四二卷一。一年，

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見上卷，今山東兗州府。兗州府。鄆州府，今兗州府鄆城縣。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

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華陽范氏曰：）靈宗，可謂知所取予，能用善諫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

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癸巳，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賜田興名弘正。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更奉

軍士歡聲如雷 使若相 厥失色 倔彊者 果何益 靈宗能 善謀

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更奉 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見上卷。入知政事。

綱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

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

故，不諳其才。見五三卷一。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去

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

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閒朋

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

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東漢黨人之禍，見桓帝延熹九年，至熹帝建寧二年。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

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綱以吐

突承瓘為神策中尉。目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今江南投州府。監軍。至是，

召還承瓘，復以為左神策。見上卷。中尉。綱夏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綱秋，閏

七月，彰義。即淮西見上。節度使，吳少陽卒。目少陽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綱

召還吐突承瓘

罷李絳

東漢之所

以烏重胤為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吳元濟縱兵侵掠及

東畿，東京洛陽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

錫為連州刺史。○王叔文之黨，見上卷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

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

州府。禹錫得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禹錫字親在堂，萬無母子

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

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

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

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

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

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

柳宗元  
易播

柳宗元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盜焚河陰轉運院

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官執

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所同斷音銀於

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

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也曲而土易也更，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

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

亦猶是已。」綱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綱盜焚河陰轉運院，綱李師

道見上卷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聲

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

莫先糧儲，今河陰今河南開封府河陰縣。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焚宮

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民○錢貫也。匹穀

二萬餘斛，人情惶匪○恐懼，多請罷兵，上不許。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

裴度知

裴度傷 裴度殺武

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即阿跌光顏，其兄光進，賜姓李民。勇而知義，必

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

小州，申，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光州。今汝寧府光州，即汝寧府淮西節度治也。殘弊困劇極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

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綱六月，盜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

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

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見上卷末又上一。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

為元濟遊說。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

石，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見十六卷第七，又四八卷第七，十二衛。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王士則承宗叔父，元和四年自歸京師，拜神策大將軍。告承宗遣

卒張晏所為，捕得鞠菊之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上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

去。綱以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恆恆州，今直隸真定府。謂成德鎮王承宗。。馮見上三，謂平之心。

李光進  
善兄弟友

山棚

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見二卷八。跋扈卷八。

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綱秋七

月，靈武即靈州，見四九卷第五。節度使李光進卒。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

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捧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姪。見弟之妻，相謂為姪。光

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綱八月，李

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納兵數百人，謀

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

而遁。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發平聲。捷也。善走也。勇，謂

之山棚。影元膺設重購。以財求也。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

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中嶽嵩山也。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中嶽寺。在嵩山神蓋峯下。僧圓淨，捕獲伏誅。元膺鞫

窮治。綱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

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

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

以聲色自娛？」魚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謂

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綱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王承志縱兵四掠，

幽滄定。俱見五三卷第六。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

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見同上。王承宗。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綱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綱二月，以李逢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太后王

崩。綱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鏞博判度支。見上。鏞始以聚斂得幸。綱五月，李光

顏烏重胤，敗淮西兵于凌雲柵。拆綱六月，唐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南陽府鄧州。節度使高霞寓

大敗于鐵城。實雲云未詳處所。綱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唐鄧節度使。綱八月，韋貫

之罷為吏部侍郎。貫之，數請先取吳元濟，後討王承宗故罷。綱葬莊憲皇后。綱九月，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大水。綱

失四千七百戶。綱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目公綽初赴府，有神策見上。

李光顏  
不受美  
妓

皇甫鏞  
聚斂  
高霞寓  
鐵城之  
敗

京兆為  
表 蓋 敵 師

汝曹須  
作 意

李愬釋  
丁 士 良

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見四

為輦連上。輦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蓋敵之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不遜也。

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

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猶言當著心。此人朕亦畏之。」見上卷第八。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今唐

以王涯同平章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今江

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今江

刺史，以李愬代之。西撫州

綱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文城降柵。李愬謀襲蔡州，見上第四表請益兵，詔

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侯丁士

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剗也。枯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

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

據文城，今汝寧府西平縣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



輕。去聲。○不持重也。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

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耕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

氣復振。夏四月。淮西鄆城降。一柵。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關要也。文城降。而後知有李祐。而後蔡兵盡率於洄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

官軍逼鄆城。今河南開封府鄆城縣。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

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鄆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

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元濟謀主。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

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五月。罷河北行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

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見上第。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見上卷第十。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愬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

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輿橋柵。時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

召廂虞侯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

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

董順死賢於逆生

李愬擒李祐

諫進與蛤者可

裴度自往督戰

變多諫。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稗文也。愬稱得賊謀謀○今之調作。者言祐

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下欲平此賊邪？」

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

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除散

兵馬使。○似蚌而圓。綱秋。七月。以孔戮達為嶺南節度使。○今浙江寧波府。先是明州治廣東廣州府。歲貢蚌蚌○蚌蛤。

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蚌蛤者。可與也。」乃以戮為嶺南節度使。

綱以裴度兼彰義卽淮西。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治廣東廣州府。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

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

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

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

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

去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綱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綱李愬攻吳房，

入其外城。目李愬將攻吳房，今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立春後七日，鶻登，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

往亡日

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綱冬十月，李愬夜襲

李愬平淮西

蔡州，擒吳元濟。檻同。音送京師。襲未有書時者，晝夜籌何？奇愬功也。淮西之功，惟李愬多子辭，是故文城柵降，書。擒淮西將。書。入吳房外城。書。夜襲蔡州。擒吳

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解，

吳非出奇不勝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

李愬夜襲蔡州

千為前鋒，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願去其後。軍出不

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命士

卒少休，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

見上卷第四。

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

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

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鑿匡入聲，大鑿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

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人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

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

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拒戰。時董重質

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

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

元濟載囚車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見上第四，三小州。及諸鎮兵相繼來降。自元濟

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

場。鞠，鞠之也。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今汝寧府，隴山縣。而不憂，初愬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懼，愬獨喜。勝於

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

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

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

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

知賢不疑

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憲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南湖丁氏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大忌敵者，恒情也，而被獨學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憾也。而被獨

李愬克曾乃父李愬具

拜迎裴度以敦其誼，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况愬之籌略，尤有克曾乃父者乎。綱以李獻同平章事。裴度入蔡州。裴度

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繫高鞭，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以受弓。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見上。度以蔡卒爲牙兵。或

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

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綱十一月。上御

門受俘。字○軍所辟。因，曰俘。斬吳元濟。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唯

自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

多，使如李晟。之○俱德宗。父。渾瑊。瑊長將。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綱以李祐爲神武一。見上卷

將軍。綱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平陽府蒲州。國公復入知政事。

賜裴度爵晉國

賜李愬爵涼國公

憲宗修  
心驕放

李憲  
由宦官  
進

綱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至并獻三州俱見五三淮西既平李師道憂

懼幕僚李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卷第六密府諸城縣三州以自贖師

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見上宣慰綱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

起承暉殿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見上卷統軍張奉國大將

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

於是浚龍首池在西安府治東北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綱李憲罷為戶部尚書目初

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見上憲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

失承瓘歸引憲為相綱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

是罷綱以李夷簡同平章事綱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至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

官爵綱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

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

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見上卷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

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大將譚談忠

亦說劉總

盧龍節度使，劉濟子，元和五年，弑父，濟及兄緄，遂領軍務。

曰自「元和以來，劉關

見上卷第七。

李錡

見上卷第九。

田季

安

見上卷三。

盧從史

見上卷。

吳元濟阻

特也。

兵馮

馮也。

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為也，然

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

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

侵也。

北來，趙

今直隸真州。

謂王承宗。

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

專意歸朝廷。綱五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李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

上曰：「師道頑愚反復，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

怒，決意討之。五月，以光顏鎮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義成節度治也。謀討師道也。綱秋，七月，以李

愬為武寧

軍名，今江南徐州。

節度使。綱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綱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

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綱八月，王涯

罷。綱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綱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

程异，曉其意，數

朝

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為相，制下

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也。嗚呼。裴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

李夷簡自願於裴度

程知印  
乘筆

方士為  
刺吏

疏曰：「罇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賞證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

退，天下謂臣無恥，所可惜者。淮西同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

十已八九，何忍還旋自墮擗壞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

是罇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

故終免於過。其後上語去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易繫辭，首章之辭，方謂事情所向。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

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

耳。」綱冬十一月，以柳泌秘為台州刺史。上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方外之士。宗

正卿李道古，因皇甫罇薦，山人柳泌云能合蛤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多

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

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

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致堂胡氏曰：「



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尊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爲乎？憲宗徒以諛辭，惑其羣臣，而不悟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燥感取禍，豈非無窮之永鑒哉。

綱目已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喪書，韓愈之言不誣矣。

韓愈之

使上言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

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

韓愈諫表迎佛骨

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一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

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

事佛求福後禍

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南北朝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

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

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名殿一見賓禮一設賜衣

一襲上下皆具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聲惑衆也况其身已死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

韓愈作  
原道篇

劉父

劉悟諡  
將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

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

衡，更耕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尙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

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

作原道篇行於世云。○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李愬屢

敗平盧見上卷第八。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鐵去聲。○濛城水也。，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

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

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必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

濟平帖授行營副使張遜織，令斬悟。遜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

悟與公等，不願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

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

欲與諸公還入鄆州見上五。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

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

劉惲斬李師道

河南北盡遼朝東廷約

裴度窮意志

惟順海最爲順命

絕。卽行。天未明至城下，子城門已洞開。惲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

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見五四卷四以聞。淄青見五二卷一等十二州

皆平，自「廣德」代宗年號以來垂六十年，蕃鎮跋扈見上卷四。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

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見上卷七用兵以來，帝之憂勤

機略，因侍晏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致堂胡氏曰：纂述才德，諳符史官，詔諭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高忠

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卽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見上第八。節度使滑州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橫海軍名，治直隸河間府滄州節度使烏重胤奏

曰：「河朔河北也。蕃鎮所以能旅拒衆也。謂帥衆以相拒也。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

刺史縣令之權也。曷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安祿山。史思明，必不能

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見五一卷第五。今河間府棣州三州，已舉牒移文。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

處之得宜故也。綱稽昇卒。綱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自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

武備  
敢言

甫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縛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

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縛乃不敢言。

○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

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丙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

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

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

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

平未可期也。」綱秋七月，宣武節度治河南開封府。使韓弘入朝，綱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回楚與皇甫縛同年進士，故縛引以為相。綱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

弘請為宣武節度使。綱魏博見上三。節度使田弘正來朝，綱以田弘正兼侍中，遣

還鎮。綱冬十月，貶裴潏治浙江紹興府。為江陵見上一。令目柳泌至台州見上八。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縛李道古保護之上

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

裴潏諫服金丹

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平聲真有神仙，復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

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

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所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

藏同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

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綱崔羣罷爲湖南治湖廣衡州府。觀察使。自初，帝問

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

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

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

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上尋罷羣（華陽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

不能易也。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綱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于中和殿，閏月太子卽位。謂弒也，曷爲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

崔羣理論亂之由

可謂至

宦官統  
立始此

憲宗服  
金丹多  
燥怒

憲宗不  
立后

柳公權  
筆諫

不能究數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  
○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  
**賀善贊曰：**  
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權也，蓋帝有二病，一在宦閹，一在違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識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自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  
里。今湖廣岳州府澧州。  
**王憚**

蓋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  
昭釗曰：「殿下但盡

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

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

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立「穆宗」，殺瑾

及憚。綱目貶皇甫鎛為崖州。  
今廣東瓊州府。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綱目柳泌伏誅。

貶李道古為循州。  
見上司馬。綱目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此帝母也，不以尊帝母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正坤闈之失也。

**自后**，郭曖。  
見五二卷第六。之女也。為廣陵王。  
見上卷第六。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

「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

乃尊為皇太后。綱目二月，赦天下。綱目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目上見公權書

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

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綱目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知制誥不書，書書錄源明矣。於

是復見，日復見何？病之也。烏為病之？前書既元祐，為江陵士曹官也。此書以穆為副部郎中。知制誥亦宜官也。前以忤宜官，今以多宜官用，一元領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蘇源明，見五卷第四。

自江陵士曹元穎見上。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頌詩，而善之。

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

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

氣自若。綱六月葬景陵。在西，府蒲城縣，金嶺山。綱以崔羣為吏部侍郎。○秋，七月，令狐楚罷。

綱八月浚魚藻池。在西安府，禁苑中。綱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綱冬，十月，成德見上。

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魏博節度使代之。王承元承宗弟為義成見上。節度使綱幸

「華清宮」。見五十卷一。

### 卷五十七

#### 唐紀

穆宗皇帝名恆，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歲。○承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綱辛丑，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見五五卷十諸道各均定兩稅。見五三卷三。

綱蕭俛罷。綱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如肅五世孫同平章事。綱以王播為鹽鐵使。綱盧龍

武儒衡以扇揮青蠅

浚魚藻池

幸華清宮

牛李黨  
發成

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劉總見上卷第八。棄官為僧。卒於定州。

以張弘靖代之。夏四月。貶錢徽李宗

閱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今四川夔州府開縣。

令牛，李之黨，徽成矣，故謹書之。翰林學士李德裕，吉

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閱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閱又與翰林學士元

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

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祝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

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閱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士曰：「今歲禮部殊

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

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閱各分

朋黨。更辨相傾陷，要入弊。○以也。軋，勢相傾也。垂四十年。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

朱克融為留後。目幕僚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不服。雍白弘

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尚之孫，劉總舊將。為留後。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目貶張

錢徽不  
委私書  
分朋黨  
二李各



弘靖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府刺史。綱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

為魏博節度使討之。綱曰書起復八，皆讖也，惟田布無讖焉。自初田弘正自魏今直隸大名府博昌府徙鎮成

德今直隸真定府自以久與鎮鎮州即真定府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見四卷

三。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倭稜去聲。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

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

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

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

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今直隸府刺史牛元翼

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去聲之曰「昔吾先人愬父以此劍立大勳吾又

以之平蔡州見上卷第六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行示也於軍報曰「願盡

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弘正子為魏博節度使討之。綱詔諸道討

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今冀定府冀州節度使庭湊圍深州。綱九月詔兩稅皆輸布

絲續續也。綱曰自定兩稅法見五三卷三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

李愬遺服流涕

牛元翼帶寶劍

兩稅皆輸布絲

度  
元  
弘  
簡

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玄宗年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讒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家，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以裴度為鎮州見行營都招討使。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以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河朔河北也逆賊，祇亂山東。禁闔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闔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

如故。綱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綱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治山東背。執政請救，克融專州府。討庭湊，上從之。

綱王寅二年，春，正月，魏博見上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

使。綱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國庭湊圍牛

元翼於深州。見上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

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見上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

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迎也。及

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也。」曹也。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

「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謂王武俊，庭湊武俊養子。為國擊走朱滔。見五四卷四。血衣猶在此軍。指成德軍。何負朝廷，乃

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

祿山。多祿山。思明。史思明。以來，至元濟。元元濟。師道。李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田弘正。以

魏博歸朝廷，子孫核提，皆為美官。元和十四年，田弘正入朝，憲宗以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見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見考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

韓愈宣慰成德軍

韓愈宣慰成德軍

韓愈宣慰成德軍

朱紫盈 承宗 王承元 弟。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下欲立承元，承元時年二十，不許，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義成。

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磨之使出。謂愈曰：

「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見五五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

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惡賊，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度，

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冊，為可知矣。韓愈官愆之行，殆與薛真無異，而俱得免死，者亦幸甚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實，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奪目預知不死，其忠槩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顏真卿見五三卷第八。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目

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

命度入朝。綱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目初聽為羽林。見五五將軍有良馬，上為太

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見上卷第九缺帥。上曰：「李聽不與

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綱三月，詔留裴度輔政。綱王播罷。綱夏四月，詔免江州

逃戶欠錢。從江州刺史李綱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夜元稹罷為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今江西九江府。

韓愈與  
領真卿  
無異

裴度有  
將相全  
才

李聽不  
獻良馬

刺吏。有李賞者，苦于方，爲元稹結密刺。裴度，事皆無驗，度及振皆罷相。綱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太后幸華

清宮，上畋于驪山。見下。綱十二月，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綱癸卯，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至

是，遂以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治浙江杭州府。觀察使，

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綱夏四月，以鄭權爲嶺南

節度使。翼城。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

藥，頗驗，署爲牙推。名首。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上。之。愬

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

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

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

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

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治廣東廣州府。

綱五月，以柳公綽爲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公綽過鄧縣。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有二吏，

牛李之怨愈深

鄭注奇才

促膝相見之

不御  
公綽  
定陳賊

張舉  
金丹  
餌

一犯賊，一舞文。舞弄文法也。衆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

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綱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愈爲京兆。見四八卷二。六軍

見五三卷九。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綱秋八月，以裴度爲

司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綱九月，

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戶部侍郎。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

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

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

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治江西南昌府。

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卽位。綱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臯上疏曰：「神

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

言，餌藥致疾，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獲。旣而疾作，命太子

監國，是夕上崩。敬宗卽位。綱二月，貶李紳爲端州。今廣東端州府。司馬。李逢吉等譖之也。綱尊皇太

劉栖楚  
敬言

后為太皇太后。上母王妃為皇太后。綱幸中和殿擊球。自是數遊宴擊球。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綱三月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占不拜何美栖楚

也。若栖楚，可謂敬言矣。目上視朝每宴，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

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見二三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

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

池。墀，階上地也。見血不已，響聞閣外。上命中使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

楚辭疾，不拜。綱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目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

言、李虞、劉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字逢吉，道從子，諱昭，鄭注

，結于守澄，其黨有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繼、張稱興，程昔蕭，美洽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調，故號八關十六子。綱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

事。綱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綱夏今陝西寧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

匹，却之。目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三月，詔諸道常貢，平聲。論請論職罪也。如法，詔釋之。祐

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見上卷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綱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器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非賜韋處厚，錦器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蓋亦交讓之耳。目翰

今日驟  
落於溫  
御史

八關十  
六子

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在西安府蒲城縣堯山。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所弑。壽十八歲。○帝昏童失德，自損其身，宜哉。

乙巳，敬宗皇帝「寶歷」元年，春，正月，赦。

先是，鄂

戶○今陝西西安府縣。

令崔發聞五

坊見五五卷六。

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

葉。拖也。

之於庭，詰乞

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

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

唐百官志，赦日植金雞於仗內，竿長七尺，上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長七尺，盛以絳繡，集百官父老囚徒於闕下，令衛尉樹金雞宣制，乃釋之。

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

庭上擊杖也。

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

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

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

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

李勃等  
救崔發

金雞

崔發  
曳中使



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

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目**牛僧孺

罷為武昌節度使，**綱**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

乃升鄂岳見上卷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戈襄陽見上三，山節度使柳

公綽服髮見上卷鞮第七，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地位名，高於夏口見三二。此禮太

過。」公綽曰：「奇章公僧孺封奇章郡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

之。**綱**二月，浙西見上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辰六箴書法見四。**目**上遊幸無常，昵銀入比

親密也。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辰辰，畫屏風，以繪為質，故曰丹辰，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六

箴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過，臣子作箴以誡之。。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

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去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

「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房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綱**秋

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綱**造競渡船，**目**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

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綱**八月，昭義節度治山西潞安府。使劉

柳公綽  
牛僧孺

李德裕  
丹辰

王播  
羨餘  
競渡

張機與  
山溫湯

此山之凶  
叩頭安足  
信言

張機與  
誣謗度

悟卒。綱冬十一月幸驪山溫湯。目上欲幸驪山溫湯。見五十卷一  
華清宮。左僕射李絳諫議

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而為犬戎所殺。見三卷  
第八。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見八卷  
四。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

湯。見同溫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見上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

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綱十二月以劉從

諫。梧之子。為昭義留後。綱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

惡之。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今河南河  
南府。

綱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目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

之藩鎮。見上  
三。上數遣使勞去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

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蓋裴度  
字也。天上有口被驅逐。」謂吳元  
濟也。又長安城中有

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

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

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

度識

「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

識量。綱三月，罷修東都。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靡介

舍，官舍也。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

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敕罷之。綱秋九月，李程罷爲

河東見上節度使。綱冬十一月，李逢吉罷。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帝于室

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唐世，宦官執身立君，再見於此。目上遊戲無度，

狎暱銀入羣小，善擊毬，好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

遭唾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

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弑帝於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

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柳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

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

神策見五五飛龍見五五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明日，江王卽位。更

宦官執立再見

裴度處  
此之猶如

中外  
然相賀

名昂是為文宗。綱（華陽范氏曰）

裴度位為上柱，安危所繫，君賦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言者三易主而不相宰相，唐之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勤德，

處之猶如此，而見不賢者乎。

綱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韋處厚同平章事。綱出宮人放鷹犬省

冗食，罷別貯宣索。目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見上鷹犬省教坊。見四八總監，冗食千二

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見十一之物，悉罷之。一敬

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見九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

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

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

初名涵，更名昂，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為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年三十歲而崩。○帝優游不斷，受制家奴，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

綱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目上雖虛懷聽

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殿名極論之，因請避

位。上再三慰勞之。綱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秋七月，葬莊陵。在四州府三原縣。

綱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書法見十卷三。目自「元和」憲宗年號之末，宦官益橫，建

文宗劉  
實

曹節侯  
復生

劉實下  
第李郃  
登科

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實樊對策，極言其

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

「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謂宦官刑餘之人之賤，親骨鯁見九卷第七之

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

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見二四卷七侯覽見二四卷四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

寄，閹寺宦官也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

「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丙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設三品官，不任以事，惟門閣守衛，庶內掃除而已。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揚國權

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

贊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

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實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贊

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贊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

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贊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贊直。」不報。綱冬十二月，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宰相卒，具官，下賢也，終唐世三人焉，崔祐甫，李泌，韋處厚，舍是無書者矣。綱以路隋同平章

事。

綱己酉，三年，秋，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目徵李德裕。見上。為兵部侍郎，裴度

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

州。見上卷第八。綱九月，命宦官毋得衣去聲紗縠，綾羅。目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

史自娛。高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灼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

地清素，故有選尙。選擇而尙公上。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綱冬，十一

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目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

德裕之黨，稍稍逐之。綱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目度以老疾辭

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綱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目上患宦

官彊盛，「元和」憲宗年號。「寶歷」敬宗年號。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

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綱九

文宗戒

宗閔排擠德裕之黨

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自初裴度往淮西討吳元。奏李宗閔為判官。

由是漸獲進用。全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綱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

川治四川成都府節度使。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去年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南詔，見四九卷末。

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在成都府治西。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在南詔西北。日召老於軍旅，

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

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綱辛亥，五年春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今江甯蘆州府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今四川夔州府開縣。司

馬。自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煥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

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今福建漳州府。王文宗兄上怒，漳王申錫皆坐貶。申

錫竟卒於貶所。綱夏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綱秋九月，吐蕃

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自吐蕃維州今成都府威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

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

牛僧孺以為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

李德裕  
籌邊樓

牛僧孺  
不登維州

德裕怨  
深僧孺益

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綱王子六年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綱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目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明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

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

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

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

今江岸揚州府。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使其在位，使邪惡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

斯之時，固寺脇君於內，潛鏡與兵於外，士卒殺遂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

，不亦誕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丞弼，進則偷妄取容以竊位，退則欺背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綱以李

德裕為兵部尚書。目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

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棕謂曰：「德裕有文學，而

不由科第，常用此為謙謙也。歎。恨。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

思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棕乃詣德裕告之。

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踏。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綱致

此太平  
之象



杜除陋  
文饒

堂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輸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揭開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豈有是哉？杜儼，宗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給舍非  
美官而  
何

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

殷侑經  
術似鄭  
覃

宗閔失色。夏六月，以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尙，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

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李

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淮同平章事，兼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八月，詔諸王

停進士  
試詩賦

出閣。始停進士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見五二

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見四七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

卷九。

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玄宗年號。之末，「建中」德宗年號。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

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

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

「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

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闕加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目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節度使官告身之使。朝廷不得已，加

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河北也。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

息，苟也。乃作罪言作書名曰罪言，評不當也。而言，實有罪也。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博也，太和三年六月

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奉兵馬使何進，酒知留後，以拒命，遂以進為魏博節度使。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

傷府兵廢壞見四八卷六。作原十六衛見五四卷八。曰：「貞觀」太宗年號。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

臣，外開折衝，果毅見四三卷十一。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

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

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見一卷四。為帥，亦不

杜牧罪

杜牧原十六衛

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反○徵兵之書。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

暴交梓，卒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

元」文宗年號。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

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

剗，剗，燕。今直隸順天府，范陽節度治也。邊兵外作，尾大左傳：昭公十一年，宋大必折，尾大不掉，○掉音調，去聲搖動也。中乾，干○左傳：僖公十五年，外強中乾，言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成燕

偏重，謂安祿山鎮范陽，成其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軒然，根萌燼燼，木也。燃矣。蓋兵居外則叛，

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嗚呼！文皇帝宗十六衛之旨，其誰

原而復之乎？見五五卷十。又作戰論曰：「河北見五五卷十。視天下，猶珠璣季○璣珠不圓者。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溫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風土學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

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

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胃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盟津見二卷第十。滑臺見三四卷五。

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彭城今江蘇徐州。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

咸陽見五四卷二。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

杜牧戰論

五敗

文士言  
近似而  
實不至

李德裕  
不肯用  
李仲言

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

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

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戎，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

士，跳調身而來輕身而。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

得自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

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一（致堂胡氏曰）治入下，而先自

才起是矣。而和牧之，以役難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九月以

鄭注為右神策見上判官古見注之。冬十二月，上有疾，自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

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初，李仲言流象州今廣西柳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

守澄薦於上，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實置之翰林。李德裕以為不可，上曰：

「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

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閱與德裕不相悅，引

宗閱以敵之，上遂相宗閱而出德裕於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山南西道治也。是日以仲言為侍讀，

尋改名訓。綱令進士復試詩賦。綱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綱德裕見上，請留京

師故也。綱十一月成德節度。見上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綱元逵改父

所為，事朝廷甚謹。綱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綱李宗閱言德裕制命已行，不

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今浙江杭州府，鎮海節度治也。時德裕宗閱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

之。每歎曰：「去河北見上七。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綱（司馬溫公曰：）君子小人之不

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逆賢退不肯，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

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彌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譏惡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

，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

怨其難治，是猶不腫不去而怨田之難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綱以王璠為尚書左丞。德裕，李訓亦與之善，共黨之。

綱乙卯，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綱浚曲江見五二及昆明池。見十四卷二。

令進士  
復試詩  
賦

二李各  
有朋黨

去朝中  
朋黨難

浚曲江  
及昆明  
池

訓注以  
策太平之  
畫

訓注以  
為己任  
置訓注士  
其

目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綱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綱以

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目注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

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綱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上使綱以賈餗

速同平章事。目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宗閱。鄭注故上用之。綱

貶李德裕為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長史。綱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上中尉。目初，宋申錫獲

罪。見上。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

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上

之立也，仇士良者宦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

澄之權。綱六月，貶李宗閱為明州。今浙江寧波府。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目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蛤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

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

李宗閱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閱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虞州。今江西贛州府。

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

見四九卷二。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

於是平生絲髮怨，無不報者。綱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埴。江州刺史。

史。目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埴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

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

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珽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

李從裕等宗閔。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綱陳弘志。九上卷第十。伏誅。綱李固言罷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目初注求鎮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固言不可，乃出固

言鎮興元。見上八。而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

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綱以舒元

與李訓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殺王守澄。目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見十

一卷。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

陰狡。於是「元和」一號。憲宗年號。之逆黨。弒逆之黨。略盡矣。綱加裴度兼中書令。目李訓所

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

李訓取  
順人心

李珽斥  
邪

朝蒼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

天子惑之也。綱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右同平

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諷等。自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

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

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邢寧。見五二王

璠鎮河東。見一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

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

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中庭也。後，石榴夜有甘露，因

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

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

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見四五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

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莫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

訓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罽，見十二疾趨北出。羅立言

甘露之

起風吹幕



帥京兆邏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

人訓知事不濟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

見上

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擒舒元興王涯王璠羅立言

等皆繫兩軍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

等謀反擊獄」命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斂

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

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轉去聲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

言餗元興孝本行示於兩市也東西街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數日之間殺生

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今鳳翔府知訓已敗復還鳳

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

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唐分宦寺為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

脇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名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

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

草制

用小人  
以去小

神賴之綱（華陽范氏曰）

文宗憤宦官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冀將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別注為詭計，

欲用甲兵於陞城之謂，不問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音戚，城音戚，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川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當齒也。  
綱十二月詔六

道巡邊使還京師。自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

靈州，故城在陝西，改陰山府。靈，靈州，故城在陝西，又衛城南。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

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

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

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祝不可輕也。今事

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

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覃以薛元賞為京兆尹。自時禁軍即神策軍

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乞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

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詔平去二聲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

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祝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

李石  
定訛言

薛元賞  
杖殺將

良曰：「中尉見上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

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

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綱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詔義節度見上使劉從諫上

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

遂誣以反逆，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謂。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

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

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洗。」先上聲，謂洗滌也。

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饒揚仇士良

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唯以自強。綱夏

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

「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

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

劉從諫  
表請王  
涯等罪  
名

今人以  
文害事

不聞王  
者為詩

鄭覽篤  
於經術  
時人浮  
薄無益  
於理

魏孝諫  
本李孝  
女

魏孝不  
忝厥祖  
觀史諫

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二百篇，皆國人所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綱：閏月，以李聽為河中今山西，平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以然。」

綱：秋七月，以魏暮同為補闕。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暮微五世孫。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見上第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暮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孤而無歸於外，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後暮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

亦甘棠之比

後上乃止。又嘗命魏徵獻其祖文貞公文貞。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見三卷之比也。」

### 卷五八

唐紀

文宗皇帝

綱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見五卷出。自是陔無他異，問一歲，而以大衣書矣。綱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

此表已三

大夫。目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緩○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綱以陳夷行同平章事。綱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目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現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

石經成

用其言溫乃辭侍讀。綱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詳三八卷七。綱李固言罷。

李石志  
身殉國

杜悰不  
恐白兔

杜悰真  
先覺

綱戊午三年春正月盜射石傷李石綱以楊嗣復李珣覺同平章事李石罷為

荆南今廣西節度使綱李石承甘露之亂見上卷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殉國故

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

何從之綱以李宗閔見上卷為杭州今浙江刺史綱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綱「太

和」文宗年之末杜悰鎮鳳翔今陝西時有詔沙汰見四卷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

岐山在鳳翔府近法門寺見五六民間訛言佛骨見同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

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

未馴旬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

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見上卷河中見上卷奏騶虞仁獸白鹿黑文

草食自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

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見一卷

洛出書大禹以敍九疇見一卷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

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也」上善之遂詔諸道有瑞

皆勿以聞。冬十月，太子承卒。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相賢。比日夜殺之，幾至，至是獲免。

綱已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鎮河東。今山西太原府。以疾

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如，凡物交橫為旁午，前吏者分布也。至是

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待半稔，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

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

儀者，二十餘年。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綱以姚

勛檢校禮部郎中。綱上以鹽鐵推官姚勛能鞫。勛，推官。疑獄，命權印職方員外

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勛檢校禮部郎中，仍充

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衛諸軍，及五府合正等，謂之流外。若

有更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

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以崔郾同平章事。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

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

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傷太子之死，舊疾見上卷第八。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如字，間，疹也。坐思

裴度遺表半案

郭子儀裴度比

流品

文宗自  
比周赧  
漢獻

武宗以  
廷奪位  
殺

教理之  
要在辨  
邪正

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露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綱庚申五年春正月立穎王灑蟬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自上疾甚欲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矯詔立灑為太弟以

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綱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文宗，恭、寬、勳、儉（賀善贊曰：）

多可紀者，然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臨，而不知所倚，篇中所載，非二李之出入，且訓注之始末也，至於太子以養堯而不書暴，太善以矯詔立，而不書矯，綱目尤不稱焉。○即位書遂踐通也，陳霸先嘗書之矣，於是再見。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拱同平章事。綱秋八月葬章陵。在西安府，富平縣天乳山。綱李珣罷九

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綱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見上卷第八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

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

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



常令政  
事皆出  
中書

李中敏  
判書

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  
姦邪得乘間閑○乘空  
間處。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

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

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

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

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後，證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

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冬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官名，掌執御刀，以衛衛者。給事中李中敏判云：

「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惠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

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武宗皇帝名瀼，後更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壽三十三歲而崩。○帝英敏特達，委任李德裕。而瀼，平，三瀼不致有異志。享國不永，功業未究，惜哉。

綱辛酉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綱殺知樞密劉

杜悰見李奔德裕

詔事母留中得乞留受法歸錄

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先是出為杭州刺史，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夷直漏名故出之。驩

州見五五。司馬。目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

德裕乃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願開延英殿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乃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目詔臣下言人罪

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目上受法錄于趙歸真道士也。秋九月，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目先是僧孺鎮襄陽今湖廣襄陽府。漢水在襄陽府城北。盜壞

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冬十一月，崔郾罷。怪王戊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目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目散騎常侍

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殿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夏五月，陳夷行罷。目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目八月，以白敏中為翰林

學士。書敏中為學士，文無異詞。然分注載德裕，素惡居易之事於下，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為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目上聞白居易名，欲

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李德裕追論維州事

○癸亥，三年春二月，崔琪罷。○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言：「維州

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

無憂城

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入處鎮兵，坐收千餘里坐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

贈。」故有是命。○夏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元鼎，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

詔諸道發兵討之。○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與

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見五五卷第十。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

祕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宰相諫官多以

為回鶻。○見五五卷一。餘燼未滅。○法年八月，回鶻烏介可汗入寇。是年正月，河東節度使劉沔，擊回鶻大破之。○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

澤潞與河朔三鎮不同

○即昭義軍，澤今山西澤州。潞，潞安府。○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也。三鎮，成德治直隸真定府，魏博治直隸大名府。」

麻。盛山治直。  
隸太平府。

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

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

見五五卷三。

「敬

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

見五七卷四。

使其跋扈。

見五六卷九。

垂死

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

汝子。

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

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積所恃者三鎮，但

得鎮

魏州節度使，魏州即大魏府。

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

成德節度使，魏州子。

何弘敬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子。初名重暉，進滔卒，以重順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敬。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

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

邢、洛、磁，見下。

委兩鎮

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爵。苟兩鎮聽命，不從勞沮，撓官軍，則積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

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

欲存輔車

昌述。

之勢。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註：輔，頰輔車，牙車也。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頰輔，如唇在表，虢存則輔車相依，虢滅則唇亡齒寒。

但能

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盧龍節度使張

李德裕  
草詔

李德裕  
草詔

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

劉從諫交通不宜寘置之東都奏以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府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

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劉沔見五六河陽見五六節度使

王茂元合力攻討綱以崔鉉同平章事實築望仙觀於禁中書法見三卷七六月內

侍監仇士良致仕目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

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平閑常宜以奢靡娛魚其耳目使日新

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致堂胡氏曰士良教豈士良教豈

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陳斥之道以忠信諷厚服其職亦何用蟲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思所以蟲君

蟲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綱秋七

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見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

州今直隸順天府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逵仲武皆具鑿鑿

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見五六卷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

築望仙觀於禁中

天子不可令閑

李回宣慰河北

杜悛得大臣體

杜悛比魏徵

李德裕誼諒郭

綱甲子四年春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綱夏六月詔削仇士良官爵籍其家。綱秋七月以杜悛同平章事。目上聞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倡女善為酒令，敕監

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悛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悛同選。上

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悛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

選。召悛入相，勞去聲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

一魏徵太宗賢魏徵相。矣。」綱八月邢洺磁俱見五二卷一。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目劉稹年少

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益，而將士有功無賞。由

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間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昭磁州守將安玉，聞

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昭義節度治昭義安府。

也。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稷郭押牙。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

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

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河陽行營攻討使。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

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驥漚上驥。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

及勢孤力屈，又賣稷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晉，懿行將七千人入潞州，雄至潞州，

盡執郭誼、王協等，送京師，皆斬之。司馬溫公曰：董環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

靈素武

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亦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旆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可以為訓，如誼等流之遠方，沒處不盡可矣，殺之非也。加李德裕

太尉，賜爵衛國公。自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

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兵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

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

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有戰陳，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

視事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列霽賞。二樞密皆以為

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

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去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

李德裕  
北使者

二人禍  
濁足觀

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今直隸河間景州。今河間府景州。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文宗太和五年，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七年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楊

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太和七年八月，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為東都

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如志誠僕射。八年十月，志誠為亂軍所逐，詔流賊爾道殺也。

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誅而告，殺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兵戒救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有不平者乎。○冬，十月，貶牛僧孺為循州今廣東縣州府。長

史流李宗閔於封州。今廣東。慶○李德裕言於上曰：「劉從諫見上。據上黨見上。十

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加以同平章事，而遣歸鎮。以成今日之患，

上遂貶僧孺等。

○乙丑，五年，夏，五年，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秋，七月，詔天下佛寺僧

尼，並勒歸俗。○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遂昌尹氏曰：「方書毀佛寺，勅僧尼，即書以劉玄靜為崇玄學士，則其崇尚異端，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者也，綱目時屬道士附之，則是非得失瞭然見矣。」○十

二月，貶韋弘質為某官。考異云：為某二字。漢。綱目無此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

謂僧尼  
俗也勸歸



李德裕  
弘質

武宗服  
金丹愈  
加燥急

道士以  
為換骨  
皇太叔

宣宗  
德宗  
毛髮灑

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

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謂執權柄

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綱詔罷來年正旦朝會。目初，上餌方士

方外之金丹，性加燥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

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

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綱丙寅，六年春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終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矣。○稱太叔始此，嗚呼

太弟已非，况太叔乎？目初，憲宗納李錡。見五卷第九。妾鄭氏生光王忱。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

太和。文宗年號。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

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句。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現百官哀戚滿容，

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

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綱夏

四月，尊帝母鄭氏為皇太后。綱李德裕罷為荆南。見上節度使。目德裕秉權日

上京增  
入寺復  
度僧尼

李母

李景讓  
不屬主  
司

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綱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

置入寺，復度僧尼。綱武宗感於方士，而廢斥淨屠，宣宗繼之，甫誅趙歸真等，即詔度僧尼

同平章事。綱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綱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

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不可增也。綱宣宗開元十年六月，

綱以牛僧孺爲衡州。綱長史李宗閔爲郴州。綱秋八月，葬端陵。綱在西安府

及崔珙、楊嗣復、李珣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綱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綱以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綱初，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

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莊老

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

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綱冬十月，上受三洞法錄。綱前書受法錄於趙歸真矣。於是復書，

者亦宜宗也，一人之身半年之間，相反如此，則以養生之說，足以惑其心而已矣。

宣宗皇帝 名怡，更名悅，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宦官立悅為皇太子即位，在位十三年，壽五十歲而薨。○帝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綱丁卯，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初，德裕引

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綱盧

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綱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綱夏六

月以令狐綯 楚之子 為考功郎中，知制誥。○秋八月，李回罷。○綱冬十二月，貶李德

裕為潮州 今廣東潮州府 司馬。

綱戊辰二年，春正月，貶丁柔立為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 尉。○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

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阿附貶。○

致堂胡氏曰 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寬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已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

留憲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綱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 書名金鏡錄 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

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 太宗年號 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綱夏五月，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 治直隸，大名府滏縣。

白敏中  
排李德  
裕

丁柔立  
李德  
裕克丁  
柔立  
克丁  
柔立  
之  
人  
已  
正  
心  
之  
人  
致  
太  
平  
以  
此  
言  
為  
首  
觀  
屏  
風  
要  
於

韋澳公

杜牧撰  
韋丹遺

使辟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

一擗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

自理，何權之有？」擗深然之。闕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闕冬十

一月，韋琮罷。

綱已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自上與宰相論「元租」憲宗年號。循吏，孰為

第一。周墀曰：「臣嘗守上江西今江西省，治南昌府。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

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綱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今四川瀘州府。節度使。墀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

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

射。夜。綱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闕秋七月，克復河湟。見上卷第九。綱冬，閏十一月，加

「順宗」「憲宗」諡號。自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

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

功烈。綱李德裕卒。綱（華陽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臣賢也，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不及也，蓋度不為黨，

李德裕  
燕伐

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黨，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羸而不燕。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羸而燕，其能免也乎。

綱庚午，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坐與中人馬元贊交通也。綱六月，魏扶卒。以崔

龜從，同平章事。綱秋，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府。司馬自黨項見五二卷二為邊患，發

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幾之子也。既而

幾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

不肯居朝廷矣。」綱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綱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暮誤同平章事。目時上春秋已高，尚未立太子，羣臣

莫取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

時人重之。綱冬，十一月，崔龜從罷。

綱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為邠寧見五二卷六節度使。目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

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

原頗，李牧，皆戰國未趙之良將。」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綱秋，八月，以裴休同平

畢誠比  
頗牧

原頗，李牧，皆戰國未趙之良將。

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黨項降之。○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綱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綱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見五四卷六觀察使。

目有敕使過硤洽石山名在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

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丙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

「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尙畏之耳，策將安出？」

對曰：「若與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聖文宗太和九年甘露之變也。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

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

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感本字。至於盡矣。」宦者

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見上卷第十。如水火矣。綱冬，十月，以李行言為

海州今江蘇，淮安府海州刺史。目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曰：「

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見五十一卷二。取帖示之。

綱乙亥，九年，春，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目初上校獵渭上，渭水之上。有父老十

命狐綯  
曾除宦

帖名殿  
柱

手筆除  
君爽

處分語

室宗縣  
令才

建太子  
為閑人  
則閑人  
遂

數聚於佛寺。上問之對曰：「醴泉今陝西，西府醴泉縣。百姓也。縣令李君爽有異政，考滿

常罷，謁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闕上手筆除君

爽。上聽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

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今河南，南陽府鄧州。刺史薛

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華陽范氏曰：）官崇扶熱細，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才舉。似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刳之吏，謹治簿，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

總裁。綱秋七月，崔鉉罷為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制。綱冬十一月，以柳仲弢為鹽鐵轉

運使。

綱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六月，裴

休罷，為宣武節度治河南開封府。使。目初，上命休秘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

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綱冬十一月，以崔慎由

同平章事。

綱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目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

草漢辭  
判戶部

時事  
不佳

魏暮綽  
有祖風

何處更  
求長生

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辨年聲。○仲郢之子。尤之。澳曰：「主上

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

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今河南，檀慶府孟縣。綱二月，魏暮罷，為西川

節度使。綱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見五十卷一。諫官論之，上為去

之止。暮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暮綽有祖魏微也。風，我心重之。」

然竟以剛直為令狐之所忌而出之。綱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冬十月，鄭

郎罷。綱遣使迎道士軒轅得姓集於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集

亦在所予者，則其書道司馬承禎，見四七卷，十一。綱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

乎？」對曰：「王者屏丙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

求還山，乃遣之。

綱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劉瑑篆同平章事。綱二月，崔慎由罷。綱上欲御樓肆

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朝上不悅，曰：「遣朕



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况

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燥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

罷相。（華陽范氏曰：）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

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劉瑑卒。綱秋七月，河南北淮南大水。（夏四月，以夏侯孜同平章事。○五月，

于延陵爲建州刺史。目延陵入謝。上曰：「建州（今福建建寧府），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

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

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

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

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

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

餌藥以敗者六七君

留前萬里

長日惟消一局棋  
令狐綯擬李遠  
杭州今浙江杭州府

選制食宗史之黨

宣宗餅  
背流發於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殿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綱**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目**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傲驕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傲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綱**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郾。王灌繼上即位。**目**初，上長子郾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祝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今江蘇揚州府。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其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郾王立爲太子。

小太宗

權句構當軍國政事更名權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宣宗性明察

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宣宗年號之政訖

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綱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

誅綱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

平章事

懿宗皇帝名權，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歲而崩。○帝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綱庚辰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治浙江紹興府。賊裘甫作亂目初裘甫攻

陷象山今浙江甯波府象山縣。觀察使鄭德遺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陝縣今紹興府開府

庫募壯士衆至數萬人綱葬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仲山內。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

諸道兵討裘甫破之綱夏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綱諸將還越世紹興府。式

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耕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何也」

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

王式平浙東

王式論

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或謂為烽燧，以鬪賊，式笑而不應。○烽燧見四四卷第六調，音兄去聲，候尚也。「何也？」

式曰：「烽燧所以趣促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會亂耳。」

「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式選懦卒，使乘健馬，小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何也？」式曰：「彼勇卒

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從右拾遺劉鄩

之請也。綱夏侯孜罷以畢誠同平章事。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事。

綱壬午，三年春正月，蔣伸罷。○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秋七月，以夏侯孜同

平章事。

綱癸未，四年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綱五月，以楊收同平章

事。○杜審權罷。○六月，杜棕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綱秋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

使。綱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

復改。」左拾遺劉蛻退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

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綱冬十月，以令狐滈蒙上詹事司直。目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謂專父兄之權。無子弟

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今安南國治交州府。致

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等賄，陷父於惡。綱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綱甲申五年春三月，彗星見上一。出。彗出於婁名宿，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

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綱夏四月，以蕭寘諡同

平章事。○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綱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見五三為宣歙見五三觀察使。宦官多閩治福建福州府。人，宣猷

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見五二遣使分祭其先壟馬，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

之敕使墓戶。綱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瓌渠同平章事。○六月，高瓌卒。以

徐商同平章事。

綱丙戌七年冬十月，楊收罷。

令狐滈  
白衣宰相

彗星為  
瑞星

敕使墓  
戶

綱丁亥，八年秋，七月。以于琮同平章事。

綱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總卒作亂，判官龐勛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囚

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

州，不克。回初，南詔陷安南。咸通三年，南詔陷安南。○南詔見上卷第六，安南見上。敕徐今江南泗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募兵二千赴

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今廣西桂林府。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勣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

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為主。

劫庫兵北還，所過標掠，州縣不能禦，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

救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

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并力也。同心赴湯蹈火，豈徒

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遞曉遞也中，申狀，乞停尹勣等職任。彥曾

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復命宿今鳳陽府宿州。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

兵不進，欲待賊入館，乃擊之。賊兄去聲，刺探也。○刺音威。訓知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

在徐州。宿州成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賊知彭城即徐無備，還趣彭城。

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勣等。

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詔以將軍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

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討之。承訓奏乞沙陀西突厥苗裔，本號朱邪，其地有大

三部落使朱邪耶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勣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

吳迴代攻晝夜不息。十二月，賊陷都梁城。城，在馬陵府，據淮口。淮水之漕驛路絕。

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今河南勣乃遣其將攻陷滁滁州。

今江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今江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

糧盡，辛讜善之孫以浙西治浙江軍至楚州。今河南賊水陸布兵，鑿斷同淮流，讜募

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鏹，帥衆揚旗鼓諜而前，賊見

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己丑，十年春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秦名，在河南開夏四月，龐

勣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助走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

隨赤請廣  
心朱承  
自邪訓

辛  
泗州  
纘  
接

朱邪赤心  
名李國姓

鄭  
改章

立泗州圍解。○六月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綱**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龐助死，賊謀塞皆殺其守將而降。

為河東見上。節度使杜陷泗。○泗州刺史，完守備以待賊，李固攻之不克。為義成見上。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

軍治山西大。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今鳳陽府刺史。

○**綱**庚寅十一年春正月貶康承訓為恩州今廣東，窮慶司馬。路巖嘗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助時，逗撓不進，又貪謀獲，不時上功，

○**綱**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保衡始為右拾遺，尚同昌公主，是年八月公主薨，

餘人繫獄，宰相劉瞻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綱**秋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司馬。○**綱**劉瞻

罷為荆南見上。節度使溫璋貶振州今廣東，瓊州府。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

惜。」仰藥仰首而死。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

貶康州今嶺南府。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畋之居，仍非己有。却

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今廣西梧州府。

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見上。去長安萬里，再

貶之。○**綱**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綱**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軍名，治山西太原府代州。節



度使

綱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出鎮西川，今四川成都府。五月上幸安國寺賜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以劉鄴同平章事。

綱王辰十三年春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綱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見上

九。觀察使。綱初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怒其不授乃

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綱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書法見五六卷八。目上遣敕使詣法

門寺見同上。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見十卷第十。者上曰「朕

死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綱六月王鐸罷。綱秋七

月帝崩晉王儼即位。目上疾大漸病甚也，周書顯帝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

王儼為皇太子權傳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綱八

月關東河南大水。綱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刺史尋賜死。綱冬十月以

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卷五九

唐紀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少子，爲宦官所立，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歲，而崩。○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可復支矣。

綱甲午，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賜路巖死。綱二月，葬簡

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崇金山。

綱趙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平章事，秋

八月，卒。目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

東西街也。

人率錢顧百

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

韋保衡路致。

共短之。至

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爲鄴鳩

見十一卷一。

之也。綱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綱十一月，濮州

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人王仙芝作亂。

目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

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

綱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爲中尉。目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

宦者

主仙芝作亂

阿父

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

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賦之興也未有不由編賈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

黃巢聚  
王芝仙

胤宗所任不正則後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撤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僖宗者又可處焉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

蕭傲卒○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見上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濮縣名故城在曹州界內人黃巢聚眾

應之見十三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濮見上曹州冤句縣名故城在曹州界內人黃巢善

騎射喜任俠見十三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

之攻掠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見五三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

賀見五三冬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王仙芝寇沂州見五三平盧鎮名治

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鎮名治山東青州

綱丙申三年春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故城在陝西，隋夏夏六月雄州故城在陝西，隋夏

地震裂水涌出兗州，地及公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詔忠武

軍名，治河唐開封府許州。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大線

李克用  
起薛州  
據大同

綱丁酉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今漢陽府綱黃巢陷鄆州。見五六綱秋七月王仙

芝黃巢圍宋州。今河南歸德府，賊黃巢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

綱戊戌五年春正月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山州。今河南，汝南府信陽州。詔以為

招討使張自勉副之綱大同軍。見上卷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目

振武。見上卷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見上卷副兵馬使成，怒蔚州。今大同府

時河南盜賊蜂起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

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

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武。見上卷北不

足平也」眾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武成也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

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

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

楚繫獄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見大同行收兵眾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

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

李國昌  
不愛一  
了以負  
國家

曾元裕  
平王仙  
李國昌  
拒命

宰相每  
出巡視

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

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去聲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慚國二月曾元

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今湖廣黃州府黃梅縣斬之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濼俱見掠

宋見上汴汴州今河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國朝廷以克

用據雲中即雲州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

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故在大同府朔州南及岢嵐軍四

一卷第四續編五月鄭畋盧攜罷國以豆盧瑑瑑複姓瑑瑑崔沆沆上同平章事國時宰相有

好施賦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也者每出檻樓亦作檻樓盈路有朝士以

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

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國六月以高

駢緹為鎮海節度使國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今浙江杭州府鎮海節度治也朝廷以西川治四川成都

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軍名治山與兗州府東平州有威名仙芝黨多見上人乃徙駢鎮浙西

國秋七月黃巢寇宣州今江南宣州府入浙東治浙江紹興府國九月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

吳越王  
錢鏐

李縝忠  
義

徐雲虔  
諡南詔

事。綱冬十二月，黃巢陷福州。今福建福州府。曹師雄寇掠二浙。浙西浙東。國王仙芝餘黨曹

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在杭州府，臨安縣治南山之東峯，有石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都將董昌等將兵討

之。臨安人錢鏐，流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綱己亥六年春正月，高駉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趨廣南。今廣東綱嶺南

西道。治恩州，今廣西西南甯府。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目初，辛讜遣賈宏等使南詔。見上卷第九。相

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秘○腦冷。瀝病。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

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聲

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

城，驃信猶漢言南府也。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牒也。移文也。欲使驃信稱臣，奉表

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

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見同南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

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

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州二黑漆板，夾擊文書，刻字於

上，諱之  
水夾。

遣遠，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夏四月，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遂急攻廣州。

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

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瑒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

王重仕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

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

四州之險。不許。致堂胡氏曰：高駢所建長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

綱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黃巢陷潭州。巢士卒羅瘴

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

攻陷之。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綱庚子，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二月，殺

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牧，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李迢表  
不可草

高駢  
策

侯昌業  
死諫賜

先 警 愁 狀

李 國 昌 李 克 用 李 克 遼 李 克 用 李 國 昌

傳 宗 走 奠 元

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牙法算至於音律捕博見三一無不精妙好蹴鞠卷末鬪

雞見十三卷第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

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謂不取敢而上笑而已放逐之綱三月以

高駘為諸道行營都統綱夏六月黃巢陷宣州見上綱秋七月黃巢渡江綱李

可舉虛龍節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朔節度使○蔚朔今山西大司府蔚朔州用。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

走達推輿韃鞑。搭。○鞑鞑之別部。居鞑鞑鞑鞑。見四。綱黃巢渡淮。綱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今河南。綱十一月黃巢入潼關在陝西，西女附綱以王徽裴澈華陰縣東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目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

相攜仰藥仰首而飲死綱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唐世九連多矣，或謂如，或謂強，才不章壯者，

○鳳翔今陝西鳳翔野今直隸，保定援其至渭橋見十一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

為巢鄉向導以趨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見五七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

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趨駱谷見二八鳳翔節

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迓巨寇且幸興元今陝西漢中府」徽



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諷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

得便宜從事。」許之。綱黃巢僭號，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

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以其將尙讓為太尉，巢將福山，今江津，徐州，福山縣。朱溫屯東渭

橋，見五四卷，中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今徐州蕭縣。劉崇家崇數，朝答辱之。崇母獨

憐之，戒家人曰：「朱二非常人，汝曹善遇之。」綱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

討賊，綱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綱義成，治直隸。大名府骨縣。節度使王處存，

舉兵入援。綱黃巢遣朱溫攻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

援。

綱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西川，治四川成都郡府。節度使陳敬瑄，遣兵奉迎，

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綱以蕭遘同平章事。綱以樂朋龜為翰林學

士。目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見三三卷二。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捨遺樂朋龜，謁田

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兵部郎中張潛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

貴飲酒，潛恥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

黃巢 大齊 朱全忠 朱三非 常敗首 鄭畋 王處存 王重榮 入援

張守節  
處謝酒

李友金  
召李克  
用

高駢屯  
東塘

殺孟昭  
圖

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耕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

可。一濬，蘇懼無所容。綱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綱加高駢東面都統，目上遣使

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綱二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綱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目沙陀見上一又李友金入援，至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刺史

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見上本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

雜胡，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李嗣昌克用。勇略

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應響應，賊不足平

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鞠見上諸部萬人

赴之。綱鄭畋傳檄明○徵兵天下，合兵討賊。綱夏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自有雙雉，集廣陵。見上三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

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搜○船之總名。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

為阻，竟不發。綱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秋七月，以韋昭度

同平章事。綱殺左拾遺孟昭。綱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

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見上卷第七之天下；

天子者，九洲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

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疏入，令

致屏丙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今四川。司戶遣人沉去於巖麻頤津在四川眉州，城，聞

者氣塞。綱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晉惠之篇，書五星五經天，縱橫無常，大異也。於是而書交流如織，大如杯椀，噉亡之徵大抵然矣。

晉惠見三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綱壽州今江南，感。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

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今河南，汝有衆萬餘人。蔡州即汝南刺史秦宗

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今汝南。縣佐王潮及弟審邦，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

潮爲軍正，信川之。綱九月，高駢罷兵還府。目駢與鎮海節度見上。使周寶俱出

神策軍。見上駢以兄事實及封壤相隣，數明爭細故，遂有隙。駢留東塘百餘日，詔

屢趣見上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爲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讓雉集

之異耳。綱以董昌爲杭州刺史。目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見上。說昌曰：「觀

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見詞上。引兵入據杭州見詞。周寶表爲

星交流如織大如椀

高駢罷兵還府

但欲讓雉集之說

杭州刺史。綱冬十月，裴澈罷。○鄭畋赴行在。

綱王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二月，朱溫據同州。今陝西，西

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畋之。綱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綱秋九月，

朱溫以華州今西，府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

亡，遂舉州降。綱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見上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綱十一

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下，行監

復光曰：「鴈門即代州見上。」李僕射李克用。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

與河東結隙耳。去年六月，克九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蕃集，節度使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率引兵還，昭忻州代留居代州。若以朝旨喻

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喻鄭

從讜。克川遂將沙陀。見上。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今山西太原府。河長節度治也。境獨以數

百騎過晉陽府。即太原。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綱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

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當避其鋒。」

綱癸卯三年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見上將龐從

朱溫賜名全忠

楊復光計召李克用

與軍李克用收復長安

河中上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見五二卷第十一日三捷義成見上義

武軍名治直隸真定府定州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詔克用同

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綱六月黃巢取蔡州見上節度使秦

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綱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治汴州節開封府節度使綱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以裴澈同平章事

綱甲辰四年夏四月李克用會許今開封府許州汴徐今江南徐州兗今山東兗州府之軍于陳州黃巢

退走綱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

州綱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昔還何？予克用也。曷為予之，克用之兵，足以破全忠，而不敢以私復怨，是猶有天子也。書觀，書

選，而是非有在矣。綱六月尙讓敗黃巢于瑕邱賊黨斬巢以降今兗州府尙讓追黃巢至瑕邱今兗州府

縣磁陽敗之巢衆殆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感化軍節度使時在徐州沙陀見上軍

奪之并斬言以獻綱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遣使獻之也綱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

諭解之綱李克用還晉陽見上大治甲兵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

獨眼龍

李克用  
平

田令孜  
怒

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苟安得表大恐，但

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

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遂昌尹氏曰）前番全忠義克用，則其曲固有在矣。  
。至是又專克用之討全忠義，言討，

田令孜全忠義，言乞，見克用不取兵之意。田令孜是，全忠義分別由田令孜之名，其所以可也，其所以不可也，其所以爲者，故綱目田令孜詔解之，以見當時賊卒不分之失節。自是而後，諸鎮交攻無所稟受，唐室亦未如之何也。已，是果誰之咎哉？

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今陝西郡王。冬十一月，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

愨。初，宦者曹知愨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集壯士，據嗟峨山。在西安府涇陽縣。數遣

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

惡之，矯詔使邠寧見五二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

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綱乙巳，「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樞。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

翦，其殘暴又甚於巢。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詔招撫之。綱車駕發成都，綱王

緒陷汀漳二州。綱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見二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

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上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今江西九江府。洪今江西九江府。虔今江西贛州。州。

是月，陷汀。今福建汀州府。漳。今福建漳州府。然皆不能守也。閏三月，車駕至京師。○秦宗權僭號。

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權鹽。見十四卷十權鹽一權酒。使志願始也。

自是河中廢拒，天子再辱，則令孜之罪也，書曰自取深罪之。目先是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解縣。今平陽府解州。兩池。兩鹽池。皆隸鹽鐵。

「中和」號。僖宗年。以來河中。見上。節度使王重榮專之，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

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治山東兗州府。使以王處

存代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見上第四太原。兵援處存赴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

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數。見上。令孜結邠甯節度使朱玫。松鳳翔

三。見上。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閏秋，八月，王緒則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目王

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王潮兄弟扶其母

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

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

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

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及氣

田令孜  
自取兩  
池權鹽  
使王

王潮扶  
母從軍

傳宗舟  
風翔

掃風  
如秋葉

劫上如  
田令致  
寶雞

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今福建，泉州府南安縣。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篋竹

中擒緒，反縛以徇。行示也。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圍泉州。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

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十月，王重榮求救

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聚結諸胡，議攻汴州。見上。報曰：「待吾

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

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

「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

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

釋，冠蓋相望，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見上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地名，在西北，府朝邑縣。

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

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

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



請上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今郿縣。寶雞縣。時令孜

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蒲河中王。晉晉賜李

之疆，更與之合。關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即散關，在寶雞縣。目玫攻散

關不克，襄王熲。熲，字肅宗之玄孫也，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重

榮與玫、昌符表請誅田令孜。關二月，至興元。見上三。關三朔，以孔緯、杜讓能同平

章事。關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熲，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秋

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今漢中府沔縣。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關八月，王潮陷

泉州。泉州刺史，王緒自殺。關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熲稱帝，改元。關十一月，董昌取

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董昌令錢勣取越州，昌徙鎮越州，以禮知杭州事。關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熲奔河中，王重

榮殺之。轉去聲。首行在。關中尉楊復恭傳檄。關中。京師長安也。曰：「得朱玫首者，以

靜難節度。治西安府州。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朝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甯。」見上遂引兵歸長安，擒玫斬之。

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執熲殺之。傳首行在。關田令孜自為西川。見上

王行瑜  
朱玫

三 監軍。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故也。

綱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

亮為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府。節度使綱以董昌為浙東治越州。觀察使錢繆為杭州見上四。刺

史綱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今廣東肇慶府。目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綱代北節度使

李國昌卒綱三月車駕至鳳翔綱夏六月以李罕之為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節度使張

全義為河南今河南河南府。尹李克用表用之也。目初東都即河南府。荐成○屢也。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

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

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答杖而已由是民

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

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是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

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去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

至其家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

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

張全義治河南

張公見佳麥良繭則笑

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綱秋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綱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今河南汝四面行營都統。討蔡宗

綱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見上留後。綱帝至長安。綱三月朔日食。既。綱立壽王

傑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目上疾大漸。見上卷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皇弟壽

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中尉劉季迎遣兵迎傑。上崩。遣制太弟即位。更

名敏。以韋昭度攝家宰。「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

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綱冬十月。葬靖陵。在西安府。綱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

昭宗皇帝初名敏。更名晔。懿宗第七子。僖宗崩。宦者相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

綱已酉。「昭宗」皇帝「龍紀」元年。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二月。秦

宗權伏誅。綱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今山東。兗州王。綱夏六月。以楊行密為宣

歎見五三。觀察使。綱冬十一月。上更名晔。見四

昭宗有  
恢復前  
烈之志

綱庚戌「大順」元年春二月李克用攻雲州。李克用將兵攻雲州。今山西入克

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見同下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綱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目赫

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見

卷三。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

令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觀倚之濬亦以功

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見三四裴度。見上卷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

是人也。」濬聞而銜也。辨○恨之及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

之以為不可者十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道名治

沙陀。見上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即河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元見上第

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

也。」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

張濬自  
比謝安  
裴度

張濬以  
倚外勢  
擠復恭

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僂同俛同從之。

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見上第。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

揆副之。綱昭義軍治潞州，今山西潞安府。亂，殺留後李克恭克用弟。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

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綱六月，以朱全忠為宣武見上。宣義即義成見上。節度

使。綱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目張濬恐昭義遂為汴人朱全忠

所據，使孫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李存孝見下聞之，以三百騎

伏於長子今潞安府長子縣。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

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

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

罵不絕聲。綱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見五一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

潞州。綱李匡威攻蔚州。見上一李克用養子嗣源胡人，名邈佶烈，為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擊走之。綱冬，十月，

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今平陽府趙城縣。官軍潰，會張濬韓建鎮國節度使，治陝西，西安府華州。遁還。

綱辛亥，二年，春，正月，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貶孔緯、張濬

李克用 板夾鋸 孫揆 宗後唐明 宗李嗣

遠州刺史。復克用官爵。綱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故城在廣西梧州司戶。

目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

並聽自便。綱（華陽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諳，全忠與藩鎮以請

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

必能起也。而帝嘗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綱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綱彗星見五卷出三台見二三卷，入太微天帝南，長十丈餘。

綱（致堂胡氏曰）星學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帝庭也，其象著矣，其戒明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

於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帝雖好亂之人，各勸其芒氣，以掩王室如彗之爲矣。綱冬十月，以王建田令孜爲西川治四川成節度使。

綱王子「景福」元年，春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綱夏六月，楊行密擊孫儒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

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綱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柳玘見上卷爲廬州今四川刺史。綱柳氏自公綽見五六卷第五

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玘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

唐昭宗

昭宗以

成節

王建據

楊行密

據淮南

柳氏孝

柳氏法

柳北戒子弟

楊行密不效蔡

李茂貞後號秦

賜王行瑜鐵券

出之於外。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納。」慈○玉 類○節。衆皆指之，此其所

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綱夏五月，王潮取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暄，病召泉州刺史王潮，授以軍政，未至而卒，都將范仲自為留後，發兵拒潮。至是潮攻福州，暄棄城走，潮入福州，自稱留後。

月，楊行密克廬州。今江南廬州府。先是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移也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

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綱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治浙江，杭州府。以韋昭度崔彥同平章事。綱冬十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兼

山南西道節度使。自於是茂貞盡有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即岐州。興元，今陝西，漢中府，今漢中府山南西道治也。洋。洋縣。隴

州。今鳳翔府。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十五州之地。綱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此關王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文，賜鐵券。子信營為向父矣，書尊其非號何？行瑜不之。此關王

子信營為向父矣，書尊其非號何？行瑜不之。此關王

相五款後鄭  
作宰

定統老門國  
統天南歷後漢

卷二

綱甲寅，「乾寧」元年，春，二月，以鄭綰起同平章事。綰好談諧，多為歇後詩，

譏嘲瓜平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綰

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綰。」吏曰：「特出聖意。」綰曰：「果

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綰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矣。」累讓不獲，乃視事。綱夏五月，鄭延昌罷。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盡罷之。○

秋七月，鄭綰致仕。○以徐彥若同平章事。綱八月，楊復恭等伏誅。大順二年九月，上

原翔監軍。復恭憚慰不肯行，稱疾致仕。十月，復恭謀逆，走興元，與楊守亮舉兵拒命。景福元年二月，遣李茂貞討之。復恭等皆出，為

閬音郎，○閬州，今四川保寧府，獨李茂貞獻復恭與楊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

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

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天子。」綱以劉隱為封州見上卷刺史。

綱乙卯，二年，春，正月，以陸希聲同平章事。○二月，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綱以劉仁恭為盧龍治直隸永平府節度使。綱崔胤罷，以王搏同平章事。綱楊行密取



濠州今江南鳳陽府自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今江南徐州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為子。其

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

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及長，喜書善射，

識度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夏四月，陸希聲罷。

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治湖廣長沙府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初，王行瑜求為尙書

令不得偉昭度，密奏以為不可。怨朝廷。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及韓建、李茂貞皆為珙

請，不能得珂，珙，皆重榮子。珂李克用之婿，克用表請賜珂節鉞，珙仰結行瑜、茂貞、韓建，更上表，請以珙為河中，上克用之奏，以珂為護國留後。○護國軍，即河中，見上三。恥之行

瑜、茂貞建，各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奏稱南北司見上卷第七。互有朋黨，隳秦朝政。

韋昭度討西川失策初，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扼命，韋昭度與王建討之，三年不能克，昭度竟為建所逐。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

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請除王珙河中，上許之。三帥皆還本鎮李克用舉兵討三鎮，茂貞，

秋七月，以崔胤同平章事。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

為招討使，討之。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時上避亂在西之府，澤化縣，石門鎮。

徐知誥南諳  
後復姓  
李更名

馬穀  
三誠  
三誠  
三誠

後唐莊  
宗李存

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綱**崔

昭緯罷。○冬，十月，以孫屋攝同平章事。**綱**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見上第六卷王

行瑜伏誅。**綱**十二月，進李克用爵晉即晉陽，今山西太原王。**綱**李克用還晉陽。靜難節度。

**綱**丙辰，三年，夏，四月，河漲。祿**綱**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爲留後。○秋，七月

崔胤罷。○八月，以朱朴同平章事。**綱**九月，以王潮爲威武軍治福建福節度使。**綱**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冬，十月，以錢鏐爲鎮海見上鎮東治浙江紹節度使。**綱**以

劉隱爲清海軍名，治廣東行軍司馬。

**綱**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爲皇太子。○冬，十月，立淑妃何氏爲皇后。**綱**十

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綱**王潮以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

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審知知軍府事。

**綱**戊午，「光化」元年，春，三月，朱全忠爲宣武宣義俱見上節度使。**綱**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秋，九月，以王審知爲威武節度使。

**綱**己未，五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扈同平章事。**綱**秋，九月，以李茂貞爲鳳翔見上

進李克用爵晉

劉隱

王審知後號高

八  
彰義 治河薩汝府。 節度使。

綱庚申三年夏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目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宦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聞之譖搏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己恨之遺去聲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貶搏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流道弼驩州見上卷務脩愛州見四五卷六。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綱秋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上節度使。胤遠罷以斐贇同平章事。綱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目自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偃通等陰相與謀立太子。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已官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

劉季述  
幽於  
少陽院

銀鑄罪地數罪

李瑛說全忠

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脩等狀請太子監國脩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

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

即扶上與何后同輦見五二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見四七畫地數

上罪數十乃手鎖其門鎔鐵固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

之崔增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圖返止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

稷輸之全忠猶豫見九卷未決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

相文安危所屬視宦豎改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

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稅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增謀

之。

綱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

迎上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綱神策見上指揮使孫德昭自季述等廢立常憤

惋不平崔脩聞之遣判官石晉說之曰「今反者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

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孤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

孫德昭  
諫劉李  
述

三使相

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

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

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訖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

赴井死，出而斬之。上曰：「裕幼弱，非其罪，為謂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

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唐節度使，兼平章  
重著，曰使相。留宿衛。時人謂之三使相。

上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繼誨朱全忠爵為東平。見上王李茂

貞為岐。見上第八  
孤翔。王繼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中尉樞  
密，綱

自亂戰之矣，未有如此其備也。此其備書何，惜之也。曷為惜之，於是四逆既誅，崔陸獻策，可以從之矣。  
而謀於武卒，復用宦者，此機一失，激為南北立之勢。卒之繼皆外召朱溫，而唐遂亡矣，故備書惜之。目崔胤，

陸扈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扈主右軍，則諸侯不敢

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

軍主。若屬祝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

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

以假子繼筠去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繼二月，以王溥、裴樞同

李全忠

韓全誨

李全忠

李全忠

李全忠

平章事。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議天平俱見上第九護國治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李

茂貞入朝。目茂貞至京師。韓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

為仇敵矣。六月。解崔胤鹽鐵使。每舉也。是自崔胤始懼。而召全忠矣。故特書之。目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

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上獨召翰林學士韓偓問之。對曰。『今不若擇其尤

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感自

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

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

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

胤復請盡誅宦官。宦官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韓全誨

等教禁軍。對上誼諫。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

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去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

迎車駕。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即汴州。宣武節度治也。十一月。韓全誨等劫

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見一第七節。韓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

等勒兵劫之，請幸鳳翔。見上八。全忠至河中，即蒲州見上八。表請車駕幸東都，洛陽。京師大駭。全

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

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與后妃

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還入鳳翔。全忠議

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

騎迎謁全忠，以建為忠武。見上。節度使以兵送之。綱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

而還。綱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

「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

來問罪，迎扈。戶○迎駕。感從。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

乃拜表奉辭，移兵趣邠州。見七九。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李茂貞以

詔命徵兵河東，見上第九。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即河中。與汴見上兵戰於

平陽北，破之。綱以盧光啓參知機務，崔胤、裴樞罷。綱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

若卒。綱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

用召李茂貞  
李茂貞克

朱全忠  
至鳳翔而還

卷六〇

唐紀

昭宗皇帝

王戌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三月汴兵圍晉陽。朱全忠還河

中。見上卷遣氏支叔琮朱友甯全忠兒攻河東。見同圍晉陽。見同李克用召諸將議走

保雲州。今山西大同府。李嗣昭周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

此謀搖人心。」克用乃止。會大疫，汴見上卷兵引還。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

問於幕府。見四一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霸國無貧

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如此則國不

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勳進言曰：

「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

時晦。見三二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

用寵姬曹氏生存最幼，警敏有勇略。劉夫人待曹氏加厚。綱以楊行密為行營

李襲吉  
對強富之



都統賜爵吳王。見上卷第八。綱夏四月盧光啓罷。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見十一卷第九，中渭橋。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有

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綱韋貽範罷。綱進錢鏐爵為越。越州，即紹興府。見上卷九鎮東。王

綱以蘇檢同平章事。綱朱全忠圍鳳翔。見上卷十一。自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

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見上卷第十。角勝也。」綱秋八月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

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

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見五卷四。可言宦官誼

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真人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

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去聲。人曰「我實

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至是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

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綱冬十月韋貽範卒。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

崔胤發  
歌侑酒  
進錢鏐  
爵為越

韓偓腕  
不可斷  
草制

為司空，同平章事。自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

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

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

令京兆見四八卷二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解親

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五一卷六崔胤帥百

官迎謁，復以為相，領三司如故。關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

衛事。自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

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三公所居曰省，九卿所居曰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

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以崔胤兼判六軍

十二衛。見四八卷七事關司馬溫公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會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

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應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矧知物情，慮患深遠，待奉之外，不在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懇辭之謂，有時而從，浸潤商受之類，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潤亂天下，未有能切符天下，知置退亡，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切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莫不握兵，唐握毛政也。蓋其禍始於明

宜者豈無賢才

崔實一

朱全忠  
進爵梁王

皇，盛於禍代，成於德宗，極於宗，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言，所以謹圍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散，呂州之直諫，曹日昇之救忠，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雖遠濶之過稱，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斯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威福，不擇是非，試草薙而奮翬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崩潰，崔胤歸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音音，難音，翬音，先上聲。之忿，而輿道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徒多哉？被社見三卷第八，城狐社見寺人

二月，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見上貶韓偓為濮州司馬。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梁王全忠辭歸鎮。

武鎮也。見上。卷十一大梁。○朱全忠為綱以裴樞同平章事之也。○治成都府，見上。綱秋，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見上。

綱秋，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見上。

惟匡  
兄弟  
忠

朱全忠  
遣弟  
都

冬十月山南東道治漢廣德陽府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今湖南表取弟匡明為留後

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去輪輸音悉不絕

匡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見上卷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見上而

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

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見上十一月以獨

孤損同平章事裴贇罷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見上初崔胤

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

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洛陽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

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判六軍三司

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見上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

安二月至陝見上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李繼微岐李茂兵逼畿甸請

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

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

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遂墟。上至華州。今陝西，西

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痕入。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北紇真，胡語，猶漢言千里，其

山冬夏稱等，故云。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今河

西府陝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見五一卷。夫婦委身全忠

矣。」**綱**三月，梁王全忠赴洛陽。**綱**遣諫使以密詔告難去于四方。上復遣閒

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

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綱**夏四月，上至洛陽。

**綱**更封錢鏐為吳王。鏐，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王。**綱**五月，梁王全忠還鎮。**綱**六月，李茂貞王

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茂貞，繼徽，再通京畿，于是不急王室，皆罪人也。其得書封何？全忠強盛，唐祚且移。苟能有抗之者

，經戶所下也。於**綱**秋八月，全忠弑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帝自離長安，日憂不

測，與何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悲泣。時李茂貞等移檄吸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

頭殺

更封錢

朱全忠

朱全忠  
地驚哭投

李克用  
最為有功

昭宣不  
改元  
朱全忠  
殺諸王

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

洛陽，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遣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

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立輝王祚為皇太

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

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見二三卷三。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

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華陽范氏曰：「

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捍，使太厚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識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綱冬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見上卷第九。節度使。

昭宣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弑昭宗而立之，在位三年，全忠奪為齊陰王，復弑之，壽十七歲，諡曰哀帝。

綱乙丑，昭宣帝天祐二年。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於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甚矣。綱自非元年不書號。於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始也。

綱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自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

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葬和陵。在河南府偃師縣。○三月

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楊涉

彗星長竟天

同平章事。回涉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以為汝累。」綱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綱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

不虛生，信哉！終綱曰：帶長竟天三；長星竟天而管，長星見三五卷二；  
亡，彗星竟天而唐亡，惟李竟天，則兵禍而已。  
孝見十三卷五。

辰王溥等三十餘人。回涉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

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燦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

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

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遠、陸、辰、王溥、趙崇、王贊

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胥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

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

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

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見上卷十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圖初，圖棄官居虞鄉今山西平陸，王

官谷在平陽府臨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

司空圖野為衰

李振為清流使

在平陽府臨

今山西平陸

唐末惟  
司空圖  
一人

柳璨  
國賊

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胡氏曰：唐末進退不存者，惟司空圖一人，甘猶在韓盧之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

綱冬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以梁王全忠為相。

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綱十二月朱全忠弒太后何氏殺蔣玄暉柳

璨張廷範。初柳璨與玄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

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為

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誅玄暉令殷等弒太后於積善堂斬柳璨於上東門車

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右唐二十一日帝共二百八十九年。

五代 梁，唐，晉，漢，周。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偃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梁王。竟移唐祚。在位六年，為子友誼所弒，壽六十一歲。

綱丁卯四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唐天復七年。春正月淮南



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唐曰：作亂而後亂臣不得以觀機藉口矣。

晉書見三四卷第

目楊渥驕侈日甚居喪酣飲

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

溫泣諫渥怒顥溫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

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數上渥所親信十餘

人之罪曳葉下擊殺之謂之兵諫。綱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目帝下詔禪位

於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

官備法駕詣大梁。見上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

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于載何」盍辭之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去之不寧者數日。綱夏四月盧龍見上卷節度使

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目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在直隸順天府房山縣北四面懸絕築

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

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

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

張徐兵

楊凝式

劉守光

薛衛蘇  
貽矩盛  
朱全昱  
實梁主

後梁東  
西都  
楚

二國移  
檄復  
唐室  
李克用  
節不  
敢失

歸。囚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見上綱梁王全忠更名晃。恍稱皇帝。奉唐帝

為濟陰王。目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

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去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

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

飲博宮中。其兄全昱欲謂曰：「朱三汝本碭山見上卷三。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見上卷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

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唐帝為濟陰今山東兗州府曹州。王遷於曹州。使甲士守之。

綱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府。洛陽。唐東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為西都。長安。唐西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為

大安府。佑國軍。綱梁以馬殷見上五九為楚王。綱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梁王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綱淮南西川移檄。與復唐室。目時惟河東晉見上卷九。鳳翔岐見上卷十。淮南吳見上一。稱天祐

西川。蜀見上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

王晉王會兵。與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去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

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綱岐王李茂貞開府。目茂貞治軍寬

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綱**契

丹遣使如梁。**目**是歲，契丹見四六耶律阿保機姓耶律名阿保機帥衆二十萬寇雲州。見上晉王

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王曰：「儻

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遺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

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綱**梁以錢鏐爲吳越王。**目**鎮海見上卷第九節度判官羅隱

說鏐舉兵討梁，謂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即鎮海越見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

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

之。**綱**梁以高季昌爲荆南治澧州節度使。**目**依政縣名，故地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

蜀過江陵。即荆州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

「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

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綱**梁主封其兄全昱爲廣今廣東廣王。**目**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楊山。見上三子

皆封王。**綱**梁禮部尙書蘇循等致仕。**目**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爲

梁震終  
進士

李克用  
契丹  
梁以錢  
鏐爲吳  
越王  
羅隱說

蘇循唐之鴟梟

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

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秋七月，梁

以劉守光為盧龍上節度使。○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戊辰懷，破，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魏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玘玘，掌書記盧質立其子

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存勗襲位。尋克寧謀作亂，存勗殺之。○二月，梁主

晁弒濟陰王追諡曰順，哀皇帝。○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梁去聲。○秦州也。去年六月，梁遣張愔良攻晉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晉遣周德威救之，八月德威敗梁兵，城內以防範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破之，潞州圍解。○李思安攻潞州。今山西潞州府。久不下，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即潞州河東上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

者，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

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乃大閱士卒，以丁會

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晉東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晉東下，詰乙

李存勗

破梁夾

生李當

子如李亞

設誓得

列於曲

之後

誤命詰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之後

日也。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見四十一卷五。將士尙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破去聲。塹，城水也。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士萬計。

委棄資械山積。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

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致堂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帥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覆有亡繫焉，能後從權而無

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命詰之後也，若李存勗與梁之戰，君子深不取者，與是類耳。梁置夾寨距晉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時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冀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寧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費音祝。費誓周書篇名，魯有徐夷爲寇，魯公帶經征之，於費地誓衆，故以費誓名篇記。安，君子美之，誣訓大矣。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與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綱晉王歸晉陽。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

才黜貪殘，寬租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綱淮南見上張顥、徐溫弒

其節度使楊渥。秦王弟，隆演稱留後。溫復攻顥，殺之。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押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幕僚嚴可求爲揚州司馬。綱秋，七月，淮

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綱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五國五鎮。春正月，梁遷都洛陽。綱淮南徐溫自領昇州刺史。

目徐溫以金陵即昇州，今江南京。形勝，戰艦咸上聲。艦，戰船。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

刺史，留廣陵。即淮南治。以其假子元從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指揮使知誥爲昇

州刺史，留廣陵。

以其假子元從

指揮使知誥爲昇

州刺史，留廣陵。

國

燕

楊陸演  
嗣吳

梁主  
獻瑞麥

晉張承  
樂蕭承  
劉守光

因承勳  
馮道二  
主

州防邊兼樓船副使往治之。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即福州見上卷第九卷武軍王日審知

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貴境內以安。綱秋七月

梁以劉守光為燕燕國，隸盧龍軍，今直隸順天府。王。

綱庚年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春二月岐見上卷第十王承制加楊陸演嗣吳王。綱夏

四月梁宋州獻瑞麥。目梁宋州今河南歸德府。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恆○幹也。三穗。

遂○麥。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

之責友諒以惠王友能代之。

綱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梁清海見上三節度使

劉隱卒弟巖知留後。○秋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綱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

燕。目晉王聞劉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見四卷第六矣。」張承業請

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見上卷第九卷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

客欲使稱臣庭見。現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

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綱十一月幽州即順天府見上卷參軍馮道奔晉。目劉守光

攻趙趙王鎔成德節度王景崇之姪，梁初封為趙王，後梁主疑鎔，貳於晉伐之。○成德軍，治鎮州。今直隸真定府。易定俱見五三卷第六。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

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綱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綱王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

大敗走還。綱夏，五月，梁主至洛陽。綱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大

下三十年，不謂太原餘孽謂李存勗。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

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煙入聲。○悲塞也。絕而復蘇。綱六月，梁封王友珪

弑其主晃而自立。綱梁主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

守東都見上。次鄂王友珪，其母娼也，為控鶴月四七卷一。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

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

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

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勅合

謀，以牙兵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

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以秀實，賜朱泚曰：「狂賊吾恨不汝萬段，見五三卷第九。友珪

朱溫淫婦被

老賊萬

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也。埋。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

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宜令友

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

位。**綱**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見五二。卷三。節度使。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綱**梁遣

兵擊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節度使朱友謙降晉。**綱**梁以敬翔同平章事。**綱**冬十月，晉王

救河中，梁兵敗走。

**梁主瑱**。太祖第三子，誅友珪，即帝位及唐兵入都，遂自殺而國亡。在位十年，壽二十六歲。

**綱**癸酉。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

立于大梁，更名瑱。鎮。友謙復歸梁。**目**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

太祖之壻也。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即梁都。均王友貞密

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謂師厚。師厚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

辦。均王乃遣腹心說師厚曰：「鄂王篡弒，人望屬。」祝。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

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



象先定計。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

諤亦自剄。均王即位於大梁，更名瑱。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見五五。王遣使

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夏四月，晉師逼幽州。上拔平今直隸永平府。營今永平府。州今直隸永平府。

六月，梁賜高季昌見上第。爵渤海今直隸河間府。王暉冬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

及守光以歸。

綱甲戌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〇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綱晉王以練紵充夜

車去聲。〇紵以繩維持之也。劉仁恭父子凱同楷。歌軍勝之。入於晉陽，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械仁

恭至代州今太原府代州。刺威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昭宗景福二年，時劉仁恭為幽州

，李克用厚待之，乾寧元年，克用克幽州，二年克用表請仁恭為蔚龍節度使，三年李茂貞犯關，帝如華州，克用徵兵於仁

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河東兵大敗，

仁恭驕侈貪暴，天祐四年，為其子守光所囚。綱遂昌尹氏曰守光死有餘孽，若仁恭既為其子所囚，併書伏誅，何哉？仁恭本幽州偏校，攻其主帥奔取僉免，藉河東之力，遂得虛寵，既而乘輿播

越，克用召兵入援，傲然拒之。吞噉鄰境，至謂旃節自有驕侈貪暴，罪盈覆積，此固王法所必誅者，豈以其囚於子，而遂未滅其罪也乎。綱高季昌攻蜀夔州今四川夔州府。不克。

綱秋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目峽見二七。上有堰堰壑水為。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障決之，以灌江陵見上。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

斬劉仁恭父子

蜀毛文錫江陵

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綱乙亥，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良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分天雄，見本爲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

六月，晉王入魏。梁以魏博強盛，於相州置昭德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不悅，遣劉暉將兵六萬濟河以勝之，四月魏人求援於晉，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劉暉趨魏縣，晉王引親軍與鄒爽夾河爲營，

六月晉王入城。綱秋七月，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劉鄩以晉兵盡在

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質實云未詳處所。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

出，遣騎覘，諂，平去二聲。○窺視也。之時見旗幟循堞，堞，○城上女垣也。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上城爾。晉王曰：「鄩

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

止之，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見上引千騎救晉陽，鄩知臨清，今山東東昌府臨清州。有蓄積，恣

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見五四擒其斥候，見上第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見上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

見五四。軍堂邑，今東昌府德縣。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於莘縣，今東昌府莘縣。塹，見上第而守之。晉王營

周侍中  
已據臨清

鄩部一  
步百計

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初，愛守光將，元行欽，高行誨，及弟行周，俱降於李嗣源。驍健。從李嗣源求

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漢〇餌

之行周辭曰：「代州消李嗣源。養壯士亦為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

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綱八月，梁劉鄩攻鎮定。見上營晉

擊敗之。鄩綱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綱梁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

腹心數人匿寢殿。梁主覺之，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

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巖等，依勢弄權，實

官鬻獄離間。諫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

事日紊，以至於亡。

綱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正元年。〇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以李愚為左拾遺。綱梁主聞李愚

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

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

高行周  
不忍負  
代恩

梁主任  
趙巖以  
至於亡

李愚不  
拜衡王

張承業  
泊家甚  
嚴

述律后  
知人

抗直罷。綱秋，九月，晉王還晉陽。目王性孝，雖經營河北，道名，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而數朔還晉

陽省曹夫人。見上。歲再三焉。綱冬十二月，晉以張瓘貫為麟州刺史。目張承業

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今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刺

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豎改也。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

敢貪暴。綱契丹稱帝，改元目契丹主阿保機。見上。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

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

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

丹。阿保機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有智略，頗知屬亂文。述律后曰：延

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語○發牛曰牧。養馬曰圍。宜禮而用之。阿保機召

於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

各有配偶，墾執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

之，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見上。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

遂復入契丹。阿保機待之益厚，至是以為相。延徽寄書於晉王曰：「非不戀英

韓延徽  
之說

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爾。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後唐莊宗年號。

晉王如魏州。

綱丁丑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黃南得漢，凡六國四鎮。

春二月

晉新州

今直隸保

裨皮將

盧

文進殺其防禦使李存矩。

晉王之弟。

亡奔契丹。

綱三月，契丹陷新州。晉師攻之不克。

契丹圍幽州。

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見盧

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

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

靖，猶擒頡頤。」見四三卷三。又第四。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勸以為虜無輜重，勢不

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

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

兵。四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勸以鎮定之兵繼之。五月，吳徐溫時溫鎮潤州，今徙

治昇州。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即前將軍，治

綱晉師擊契丹。

李嗣源  
勇於救

李靖  
擒擒頡頤

見上第六。○徒徐知

綱秋

八月

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見上第六。

綱晉師擊契丹。

張承業  
治晉陽

張承業  
憤庫錢

張承業  
稱唐官  
言之何

敗之。幽州圍解。闕冬十月。晉王還晉陽。國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見上卷及給賜伶人。見四五卷而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及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人盡財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梁外全忠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解釋也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承業官特進。見五一卷二。已答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誠。恨也。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閒。乘空也。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

誠承業  
可為內  
侍師注

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致堂胡氏曰：

張承業之志行，雖謂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高財，軍興，不才職也。受元用，顯託，不敢違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體，公也。晉王武吏分過，終不取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諸**○**高見八卷第四。石顯見十高，石顯張，讓之禍哉。**○**七卷二，張讓見二四卷九。**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綱**戊寅晉，破，吳，禪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春正月晉師掠梁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鄆○鄆州今山東

而還。目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

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

趙張趙融及張漢，再見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綱夏六月蜀主建瓚太子宗衍立。綱

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見上行軍副使，輔政。目吳徐溫入朝於廣陵治，見淮南。以

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權潤州團練見本。事溫還金陵即昇州見。庶政皆決於知誥，

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蠲逋布平。稅求賢才，納

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

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邱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知誥

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拓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邱，而徐溫惡

徐知誥  
以不齊  
主為謀

吳徐知  
誥輔政

水亭屏

鐵筋連  
灰爲宇

晉王大  
舉伐梁

之知誥夜引齊邱於水亭屏。丙語，屏退左右而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如字障。獨置

大爐，以鐵筋同晉音畫灰爲宇。瀆以匙時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引也。綱八

月。晉王大舉伐梁。晉伐和義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

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俱具四九卷第五。吐谷

渾。見五二卷二。皆以兵會之，并河東。見上卷第九節。魏博，治直隸大名府，即魏州。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

家渡。詳處所。梁賀瓌，規謝彥章，屯濮州。見上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

挑戰。見五一卷三。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

「元元。見二三卷八。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

「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

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職也。」王爲去之，覽轡

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圍王

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爲忠。綱冬十一月，越改國號漢。綱十二

月，晉王與梁戰于胡柳陂。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南漢

胡柳陂





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一從之。

綱庚辰晉，峻，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峻，蜀，漢，也，凡六國，是越，胡南，荆南，福建凡四鎮。夏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

目王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

見二七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見上第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

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

位。

綱辛巳晉，峻，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皇弟尊，順義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晉得傳國寶目蜀主吳王屢以

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王建也。亦嘗遺去先王書勸以自帝

一方先王語去余云「昔天子幸石門明宗乾寧二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犯關，李克用，魏仁討三鎮，王行約，李繼鵬亂，上如石門鎮。吾發

兵誅賊臣王行瑜諫之。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見上禪

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

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

魏州僧  
國寶傳

張承業  
諫魏州

進勳勳進上帝號也。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見僧得傳國寶，至

是，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

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

餘年，為王掇均上。拾招办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見上

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

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

為一家，富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

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

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同怏。成疾，不復起。綱秋七月，晉以蘇循為節度

副使。循，故唐之鴟鳴，晉王乃悅其諛而用之。循不念其實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夫自見矣。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去年

遣蘇循。梁，開平元年，蘇循等，並勸致仕。循與子楷之河中，依朱友謙。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

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書日筆。王大喜，即

蘇循  
書日筆

命循為河東節度治河中，見上第七。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綱王午晉，廢，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朔，四朔。冬十一月唐持進見上河東見上等監軍使張承業卒。

卷二。目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主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右後梁二主共十七年。

